



IPCF
雜誌

2019
December

Vol.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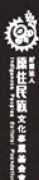
視野

INDIGENOUS
SIGHT

2019 December Vol.26

pahaihan ni saw ki yami

被遺忘的族群



PAHAISHAN NI SAW KI YAMI
被遺忘的族群



研

INDIGENOUS
SIGHT



inSight.ipcf.org.tw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被遺忘在歷史的扉頁

- 原住民族白色恐怖影像紀錄 -

張國興

布農族，花蓮縣卓溪鄉卓樂部落，1961年遭當地員警誣陷，以被控叛亂嫌疑逮捕。

伍保忠

布農族，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1951年以叛亂罪名遭到逮捕。

高一生

鄒族，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1952年2月貪汙罪嫌起訴；12月，更以匪諜集會叛亂為名，追加罪責。

杜孝生

鄒族，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1952年以貪汙罪遭到逮捕。

林瑞昌

泰雅族，時任台灣省議員，1952遭中華民國政府以「高山族匪諜案」罪名逮捕下獄。



國家人權博物館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TITV 16
Alian 96.3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Foundation
原住民族電視台 &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Taiwan Indigenous TV & FM96.3 Alian Radio

ya makovot do onowned ko a nakenakem 懷持夢想 回到心中的家



ko rana nimownay a ya omnakenakem sia do onowned ko, so ka pikala ko so ngongyod a macingosongoso no vazay no tao do Pongso aka no katedbedan a vazay no yancomin. no kasanensi ko pa do daygako am, nimacilovot ko a macingosongoso no makahahango a kosozi do Pongso, ka ji da nimapakasan so kosozi do Pongso, nimaciminda no kanonang na, a ka ji ko rana nimivatvatekan do daygako, ji nimionownay, a kangay ko mivazay do dipoiing, aka do tizibi no yacomin, siciaikoa ya am, ko vayo pa ya da nibnek a panirsiringen do yanbongay.

ya rana nimownay a niparala da no seyvo o makahahango a kosozi do Pongso, aka no aro a ya omranes do Pongso a pangangavangan, aka no ya mapaned so Pongso a marahet a banaikbek, mamimin ori a na ikabalinas no icicirawat no tao do Pongso, da masazi oya no yancomin do Taywan. makdeng a vazay am, da rana macita no seyvo o nimalas a vazay no kakowa, da rana panadnaden o yacomin, ya rana amia so ya mimong no makakaday a vazay no yacomin a yanbongay.

o nakem ko do onowned ko am, inawey no marakep da o cicirawat no yancomin no ya mivazay do tizibi a malalavayo a tao. nosi mikepkep o tizibi, aka no zajio, aka no makakaday a vakong a milimwang no vazay no yacomin am, ori o ipakacita da sia no mitoktok do pongso a tao so isavasavak da no mata a vazay no yancomin.

一直以來，我都在心裡規劃著一幅工作藍圖，我想找一個可以替蘭嶼說話、可以替整個原住民做事的工作。大學三年級時，我參加反核廢料的抗爭，成功阻擋10萬桶核廢料進到蘭嶼；之後毅然放棄醫學生的頭銜與可能擁有的醫生生涯，一頭栽入立法院，推動與原住民相關法案；爾後深入媒體領域，替原住民發聲與平反；如今接下原文會第三任董事長一職，深感任重而道遠。

蘭嶼長年面臨核廢料、交通、文化衝擊，以及旅遊汙染等問題，導致語言跟文化的急速消失與萎縮，此種狀況可以說是臺灣各原住民族部落的縮影。可貴的是，我們的國家正努力修補歷史的錯誤，並將原住民族擺在一個互等的地位，不僅有明定的法律位階與組織，更擁有專屬的傳播事業。原文會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也是集結原住民傳播、文化人才之處。

我期待在任職內，能鼓勵團隊抓住部落性格，並將現有的平台整合，從廣播、電視到出版品，善用不同的媒體特性發揮綜效，並進一步形成行銷環節，往世界的角落走去。作為傳播媒體與文化事業的我們，便是將部落性格忠實呈現，讓社會大眾與會內同仁都能感受並認識到原住民豐富多元的特性與面向。

panirsiringen no ya tomalamozong no iweywwalam no yancomin
a yanbongay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代理董事長 瑪拉歐斯

瑪拉歐斯
Marao S

Patosokan: Sasi'ayawen no Tangafolan a raropayen a demak

平埔族正名路漫長

Nai 2001 mihecaan ko Tangafolan miteka a patawtaw to ngangan nangra, sa i 2010 mihecaan pakokot i Lin-ho-ko to pisakasak no cengfo to salongoc no nikalatamdaw, halo iraay ho hakiya ko tatapangan no Tangafolano kalosasowalen han to konini a demak. Ano wasilen a mipo'elac ko Tangafolan a kasafinacadan, ira ko Kavalan, Ketagalan, Taokas, Pazeh, Papora, Babuza, Hoanya, Siraya ato Makatao a finacadan.

Ano doedoen ko nitilidan, nai 17 a rayray no reked a mihecaan, micongangah to cangra a misi'ayaw to pidacong ato sapalowad to salongoc no finacadan, nika, tangasa anini caho kalasawad ko Tangafolan a kasafinacadan. Ano tooren ko so'elinay a sowal, o dadacongen nangra ato palowad ko salongoc no finacadan, nika, pakomaan kita a minengneng to Tangafolan hakiya?

Anini, tala'ayaw to ko pinangan no tamdamdaw, ala mili'ay to ko kasakitakit to Yin-co-min to patelacay nangra a demak i 'a:yaw ho, o patalahekal no mita to sakalali'ay a nitahafan no kakarayan. I pala no mita Taywan, matatodongay hakiya patatekoen i 16 a finacadan no Yin-co-min-co-iingay ko Tangafolan, o roma i papicidek han cangra patireng tono Tangafolan Yin-co-min, tangasa anini caayay ho kalacecay ko faloco'.

Itini i serangawan ato sowal ko piteselan no mita to patawtaw to ngangan no finacadan, malaheci i 2017 a mihecaan mapatireng ko rikec o rikec no sapalowad to sowal no Yincominco, mapacakat i kitakit ko sowal no finacadan, nika, nano 'aya'ayaw wataay to ko horihoran no sici to serangawan ato sowal no finacadan, ano cifaloco'loco' to kita a palowad i, caay to kafilo a mataroh ko masidayay ita a rayray ato faloco' ko harateng no rarem. Anini sa, nanay patiyolen ko ngangan niyam saan a mifilo ko kasaTangafolan a palowad to serangawan ato patireng to sowal no finacadan, araw han wata: iho ko sasi'ayawen no Tangafolan a raropayen a demak.

平埔族群從2001年開始投入正名運動，於2010年向聯合國遞狀控訴臺灣政府剝奪平埔人權，連帶使平埔族群存在及主體性也受到討論。普遍來說平埔族群分別有噶瑪蘭（Kavalan，已正名）、凱達格蘭（Ketagalan）、道卡斯（Taokas）、巴宰（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洪雅（Hoanya）、西拉雅（Siraya）、馬卡道（Makatao）等族。

根據記載，平埔族自17世紀即面臨文化認同與抗爭、消失與保存的危機，但平埔族群迄今依然存在，未曾消失。持平而論，平埔族群有「族群認同」與「族群復活的權利」，但我們又如何看待平埔族群？



近代，多國陸續因歷史的錯誤，公開向原住民族道歉，這是國家民主成熟的態度，也是朝向大和解的開始。在臺灣，平埔族群是否應納入原住民委員會認定的16族或另外成立平埔原住民，到現在尚無共識。

文化和語言，是正名基本的識別和認定標準。《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在2017年立法通過，將原住民族語提升為國家語言，但是原住民族語過去受到政治的影響深遠，現雖大力復振，但大家學說族語的動力仍有待加強，問題就在於對身份的認同感不足，學習的動力自然降低。為了恢復自己的名字，平埔各族近年極力推動文化、語言的復振，此路走得辛苦，可說是一條漫漫長路。

Sakiserangawan a kikingay no Yincominco a caytangoing
~mitongoday a kakeridan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代理執行長 章俊博

Kacaw. Fayan



INDIGENOUS
SIGHT

PAHAISHIAN NI SAW KI YAMI

被遺忘的族群

- 08 不只是「漢化」這麼簡單 臺灣平埔的原住民族群
- 14 噶瑪蘭與凱達格蘭 北部平埔族群
- 16 第一個正名復名的平埔族群 噶瑪蘭族
- 24 遺忘，是為了記起 你所不知道的凱達格蘭族
- 32 課本上沒有教的中部平埔族群
- 42 島之西南域 南部平埔族群
- 44 紛雜而生猛的馬卡道
- 46 堅定向前行的西拉雅
- 48 歷劫後重生的大武壠
- 50 錯置的名字：~~洪雅~~羅亞、阿立昆
- 52 人人都是平埔原住民？！
- 54 沒有名字的人 身分認同的猶疑與反思
- 56 通靈少年尤威仁 代理阿立祖為世人指點迷津
- 58 七年級導演林名遠 用紀錄片書寫原住民歷史
- 60 平埔族群的未竟之路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Maroas 瑪拉歐斯
總編輯：Kacaw · Fuyan 章俊博
統籌：Doyu · Masao 柯瑞美
編輯執行：曾瓊慧 Lovenose、賴星羽 Bali
美術統籌：賴星羽 Bali
地址：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定價：新台幣100元整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郭柏均、黃淑芬、李珮綺、陳思穎
美編：鄭良龍、廖欣華
族語翻譯：馬月琴（達悟族）、Ohay Sewana（阿美族）
族語翻譯顧問：Ofad Kacaw（阿美族）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封面圖片：林家棟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發行人的話

- 02 ya makovot do onowned ko
a nakenakem
懷持夢想 回到心中的家

編輯觀點

- 03 Patosokan: Sasi'ayawen no
Tangafolan a raropayen a demak
平埔族正名路漫長

國際視野

- 64 哥倫比亞原住民族生存危機
學習知識 找到新的生活方式

部落sowalen

- 66 噶瑪蘭族奇立板社
蘭陽平原上的奇蹟

苡栗發酵了

- 68 Kakudan時光機
一趟趟文化穿梭之旅

影像spotlight

- 70 Qyawan
鏡頭記錄昔日的泰雅家鄉史

- 72 源起PUK PUK
找回失落的傳統

- 74 Alian96.3
Just Muni廣播站
深夜電台的溫馨約會

- 76 踏^ㄞ之路
原住民族藝術的
當代進行式

- 78 節目表
TITV 16
原住民族電視台

- 79 Alian 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PAHAHIAN NI SAW KI YAMI

被遺忘的族群





臺灣的故事，
應該用什麼樣的史觀來看待？

學校裡，
老師教我們，
臺灣是從荷蘭登陸為歷史的開端；

生活上，
社會價值明示，
「我們」漢人就是臺灣的主人。

但是從數萬年前到荷蘭占臺，
這一段消失的歷史，被誰遺忘了呢？

其實，
不光是好久好久以前，
就連資訊傳遞無遠弗屆的現代，
似乎都不曾記起，那在平原生活的原住民族群。

被社會遺忘的平埔原住民，
沒有忘記自己的歷史；
而是選擇勇敢站出來，說自己的故事。

註：pahaihan ni saw ki yami，噶哈巫族「被人們遺忘的我們」之意。



不只是「漢化」這麼簡單 臺灣平埔的原住民族群

文／Muni Druluan 溫馨 插圖／黃鼻子

帝國主義帶來的殖民跟侵略思維，在歷史上被淡化為外交角力；努力設法抵抗的原住民族，經歷一次次遷徙與躲藏，導致文化流散，因而遭到「漢化」，這是臺灣社會對平埔原住民族群普遍的基本認知。



課本藏著沒說的歷史 平埔原住民在臺灣的國與國

自15世紀歐洲國家向全世界宣告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帶來文明，在持續開發新航路、冒險犯難的背後，多半是國家的權力擴張與貿易爭奪。而臺灣，也躲不過這一波波的殖民浪潮。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安平登陸臺灣，主要採取武力征戰，以招降原住民部落及各個邦聯。不少平埔原住民村社，基於維護文化與族群的考量，陸陸續續與荷蘭結盟，建立制度性的臣屬關係。1645年，大肚邦聯受到荷蘭二次討伐，因周邊村社逐漸向荷蘭靠攏，最後逼不得已簽署釋放部份權力

的條款。1642年，荷蘭南下征伐，瑯嶠十八番社在1645年與荷蘭簽訂「瑯嶠條約」，部落領袖的威權明顯限縮。

在帝國主義、民族國家興盛的彼時，結盟或條約彷彿是緩痛劑，規模再大的邦聯一旦締結契約，終將面臨殖民者逼近眼前的事實。

漢人的民族將軍 平埔原住民族被反將一軍

1661年，鄭成功侵臺，當時荷蘭人與大龜文王國剛結束作戰，荷蘭人兵力未復，鄭氏趁勢一舉攻下熱蘭遮城。隔年荷蘭正式投降，結束在臺38年的占領。以鄭成功為首的軍隊接續殖民，並自稱「東寧王國」。或許多數臺灣人樂觀視之為臺灣開墾史的開端，但對平埔原住民族而言，卻是沉痛的國仇家恨。

鄭成功施行「寓兵於農」的屯兵墾田政策，其與久居於此地的原住民並未協商，抑或是建立條約；在原住民族眼中，軍隊駐紮開墾的規劃，是遠比荷蘭殖民時





期更加明目張膽的土地強奪，尤其平埔原住民族面臨的逼迫更為嚴重。鄭氏屢次企圖擴張屯墾區域、入侵領土。抗爭最為慘烈屬1670年大肚邦聯的「沙轆社之役」，最後拍瀑拉族僅6人倖存，大肚社族人退守山區或遷往埔里水里社。與其說是統治，鄭成功到臺灣的目的實際偏向占領，並以臺灣作為反清基地。

清帝國在1683年（康熙22年）平定鄭氏後，漢移民人口快速成長，漢人越界侵墾、與官紳勾結、將「番地」登記為無主荒地，再升科私有土地等情況罄竹難書。儘管清政府訂定禁止買賣平埔原住民族土地，甚至豎石限界，但殖民者因忌憚民亂，卻選擇忽視與犧牲平埔原住民族之權利。

逐步被削弱的主權 西部邦聯崩解後的顛沛流連

與荷西殖民的不同之處在於，鄭氏與清帝國完全剝奪原住民族各社治理的自主性，直接造成民族的生存危機。

中部平埔原住民族 一退再退

1699年（康熙38年），道卡斯族通霄社苦於官員的索求無度，率先爆發第一起反對清帝國殖民政策的征戰，清廷結合已歸順的平埔族人——新港一帶的西拉雅族跟岸裡社的巴宰族來平定抗爭。過多的勞役跟賦稅，持續讓中部平埔原住民族積怨，1731年（雍正9年），「大甲西社」道卡斯族人為平埔族群接連的抗爭拉開序幕。清廷剿撫並用——剿除當地反抗的平埔部落，以「堅壁清野」的方式，將糧食房舍燒毀殆盡；物資誘以招降的安撫成效則不彰。

隔年，因不滿漢族過度欺壓，大肚邦聯拍瀑拉族聯合大甲西社等崩山八社的道卡斯族，中部平埔族幾乎群起響應。歷經



侵入的早晚都無法減少民族傷害 東北角的噶瑪蘭族人

7 個月的戰役，清廷最終以名為平亂、實為徹底剷除當地平埔原住民族勢力，大肚社各部落領袖階級皆被梟首示眾，大肚王族裔崩解、一蹶不振。受到清廷殺雞儆猴、威嚇餘存的平埔原住民族，只能忍氣吞聲面對壓迫的困境，逐漸退往宜蘭與埔里一帶。

1790年後施行的屯番制度，美其名是將原番界之外的土地作為犒賞，實質還是以番制番的概念收編。讓平埔原住民在屯墾同時擔駐守邊界，防範高山原住民族，當時許多沿海、平原的平埔原住民族，被遷移到西部淺山邊緣及山區駐守。爾後，因漢人強墾事件頻傳，生活與土地艱困的景況越趨嚴重，西部平埔各族因時勢所逼，遂分批湧入埔里盆地。即使選擇歸順，平埔原住民族最終仍面臨被迫遷移、土地流失的命運，未來道路依舊飄飄渺渺。

相較其他區域，以噶瑪蘭族為主的宜蘭一帶，因位置與地勢關係，較慢受到外來殖民政權影響。1796年，以吳沙為首的移民集團為侵墾蘭陽平原起了頭；1829年，漢人大量移民拓墾逼迫眼前，噶瑪蘭人不得不開始在平原內部展開小距離的遷徙，移往三星、蘇澳等地。但往後10年，噶瑪蘭人失去土地的情況日益劇烈，於是以冬山鄉加禮宛社族人為首，共有6社齊遷至花蓮北埔建立新聚落，最南至太巴塢地區。

1878年爆發的加禮宛事件，讓清廷勒令餘存加禮宛社族人以及參與戰事的撒奇萊雅族遷離原社。從此噶瑪蘭族人凝聚力崩解，被分散的族人藏匿於阿美族群之間。自此，族人們四散各處。

南部平埔原住民族 在殖民國的更迭中隕落

臺灣南部曾由兩大邦聯組成：以楓港溪為界，上排灣族領導的大龜文社，屬瑯嶠上十八番社，建立大龜文王國；楓港溪之下，瑯嶠下十八番社的斯卡羅族羅（Seqalu），後人習以直稱瑯嶠十八番社。

在1874年前，清政權對臺灣南部無意治理，直至牡丹社事件爆發，日軍侵臺，清廷意識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殖民態度才轉為積極。在陸續開山撫番的推行下，接連發生多場戰役。但隨著被殖民時間拉長，歸順漸漸成為一條不歸路，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讓斯卡羅各社被歸類為與漢人無異的熟番，快速的流失其語言文化等民族性。

「所謂熟蕃，原為平埔族，百年前漢化，在平地定居，現被編入普通行政區內居住，其服從狀態與其他本島人無異。」

在日本殖民當局的理番政策與皇民化教育之下，讓許多與漢人混居的平埔原住民族，文化與語言遭剝奪的狀態更趨嚴重，難以抵擋殖民洪流帶來的傷害。



平埔原住民族身分的追尋

從歷史回推，「平埔原住民」的稱謂，源自殖民政府對「生番」及「熟番」的分類。但此種分類方法，並不具任何血緣或是科學標準，僅是統治者為了方便管理而採取的準則。然而，在生番與非生番、熟番與平埔番之間，界線的定義其實相當朦朧，像「平埔番」指的是來自平原地區的番人，而居住在平原的阿美族人也被指稱為平埔番。

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族群分類方法，影響了後世平埔原住民族群的發展，戶籍登記為「熟番」的族人，並未受到統治者對於「番」的政策保護，而是將熟番視為與漢人無異的民族，導致社會群體的分類逐漸模糊，族群的身分更隱而不見。

幾百年過去，厚重的木棺下冒出嫩莖、蔓延般地生長開來。在歷史的推進與族群關係的進展下，平埔原住民族群的意識覺醒，再現於臺灣的社會之中；我們這才確切地覺察到，平埔原住民族群不僅僅是被外界賦予代稱的平埔族群，而是這片土地上依然真實呼吸的原住民。族群認同與文化的重建之路正在起步，後代青年積極找回集體共識，恢復族群的文化、祭儀與語言，建立臺灣社會大眾對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認識。或許復名之路漫漫，但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帶我們走過的路。❖



參 考 資 料

- ◎蔡宜靜，〈荷據時期大龜文（Tjaquvuquvulj）王國發展之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論叢》，6期，p157-192，花蓮：臺灣原住民族教授學會，2009年。
- ◎康培德，〈環境、空間與區域：地理學觀點下十七世紀中葉「大肚王」統治的消長〉《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p 97-116，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2003年。
- ◎楊克隆，〈清代平埔足土地流失原由新探〉《興大人文學報》，第61期，p47-78，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2018年。
- ◎楊鴻謙，〈清代台灣南部西拉雅族翻攝地權制度變遷之研究—以鳳山八社領域為範圍〉。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2002年。
-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2期，p99-15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年。
- ◎詹素娟，〈歷史轉折期的噶瑪蘭人—十九世紀的擴散與變遷〉《臺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109-147，臺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8年。
- ◎葉神保Drangdrang Validy，〈日治時期排灣族「南蕃事件」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2014年。
- ◎潘顯羊，〈核心部落、核心家族、人群互動關係與整合：近年恆春半島族群文化活動的參與觀察〉《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第25期，p45-98，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7年。
- ◎楊鴻謙、顏愛靜，〈清代臺灣西拉雅族番社地權制度之變遷〉《台灣土地研究》，第6卷第1期，p17-5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2003年。
- ◎段洪坤，〈失去土地，怎麼找祖先足跡：吉貝耍西拉雅的土地經驗〉《原教界》，第76期，p58-6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2017年。
- ◎廖志軒、李季樺、劉志強、劉秋雲、李宗信、郭怡葵，〈道卡斯族專題〉《原住民族文獻》，第12期，p2-44，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年。



噶瑪蘭與凱達格蘭 北部平埔族群





原居於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在漢民族大舉入侵後，多數遷移至花東海岸，經常被誤認為是阿美族中的一支。如今，噶瑪蘭族是政府官方承認的第十一族原住民族，但對噶瑪蘭人而言，他們還沒真正找回自己的名字。

因著凱達格蘭大道之名號，多數臺灣人對凱達格蘭族並不陌生。但儘管如此，分布在淡水、臺北、基隆一帶的凱達格蘭族，因居住地較早開發而漢化較深，其族群文化面臨難以生存與延續的處境。





第一個~~正名~~復名的平埔族群 噶瑪蘭族

文／Uki Bauki 圖／Uki Bauki提供 插圖／林家棟

噶瑪蘭族的族群名稱，雖在2002年隨著族群復名後，納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的用詞定義，但是只針對原本有原住民身分的噶瑪蘭族人，也就是在1956登記及1963年前補登記的族人。大部分日據時期戶口名簿中註記「熟番」的噶瑪蘭族後裔，也就是被分類為「平埔族群」的人，至今依然沒有原住民身分，並未真正「復名」。

因此，若是從國家分類來看待噶瑪蘭族，將會有許多闕失和疏漏。我們期待能從自身的原住民族史觀及遭逢的處境，詮釋從歷史延續至當代的「噶瑪蘭族」族群文化。

噶瑪蘭族神話

女神mutumazu的告誡 承諾與分工的重要

在天上的女神mutumazu，因看到siangau沒有東西吃而心生憐憫，便下凡教導siangau耕作，爾後相戀、結髮，並生了一個孩子。mutumazu每日到田裡工作，外出前交代在家照顧孩子的丈夫，不可以給孩子吃qanaw（陸蟹之一）。但是丈夫眼見孩子哭鬧，仍給他吃qanaw，孩子的哭泣也隨之停止。mutumazu回到家，看見孩子肚中有qanaw，便責罵丈夫沒聽勸告。

隔天要外出時，mutumazu再次交代丈夫絕對不可以給孩子吃qanaw；但因孩子哭泣，丈夫不聽告誡又給他吃了qanaw，孩子又不哭鬧了。但mutumazu回到家，看見孩子肚中有qanaw，再次大聲責罵丈夫。第三天，mutumazu準備到田裡工作前，再次交代千萬不可以給孩子吃qanaw，若孩子哭鬧可以將孩子帶到田裡，由他來餵孩子吃母乳。但孩子哭鬧，siangau還是給孩子吃qanaw。mutumazu回來後發現孩子肚中有螃蟹，非常生氣的責備丈夫：「既然你不信守承諾，我就返回天上。」於是mutumazu在空地上燒柴火，乘著白煙回到天上，再也不回來了。





掠奪、屠殺

人類史上橫跨百年的悲劇

不論是身在宜蘭或已移至花東海岸逾150年的噶瑪蘭人，都有著共同的記憶——18世紀進入蘭陽平原漢人的掠奪和清廷屠殺，這是噶瑪蘭族人跨越數百年來的悲苦遭遇。

1796年，吳沙率領漢族漳、泉、粵約千人，從烏石港附近登陸，在頭圍建立第一個據點。數年後漢族人口在蘭陽平原大量增加，清政府在被動情況下於1810年將蘭陽平原納入版圖，地名從「蛤仔難」改為「噶瑪蘭」。

噶瑪蘭人的土地和聚落納入清朝版圖，代表國家機器的介入，強制將噶瑪蘭族人的土地重新分配。終究，族人無法對抗漢人強勢的力量與國家武力的掠奪，在1830年開始逃離世代居住的原鄉。先是在宜蘭境內遷移，之後南遷至花蓮，並在今新城鄉嘉里村漸漸形成了逾2千人的大部落「加禮宛社」。

一場屠殺——加禮宛戰役

南下遷移的噶瑪蘭族在花蓮建立加禮宛社。1878年，因清官招搖撞騙、按田勒派，詐索加禮宛社不少金錢，加上凌辱婦人之事時有所聞，加禮宛社人聯合撒奇萊雅族共同抵抗清軍，爆發「加禮宛戰役」。兩族與清軍相峙數日，部落慘遭焚毀，4、5千名族人戰死；戰事結束後，清政府南澳鎮總兵吳光亮採取「勒遷以分其勢」政策，令多數的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人遷至東海岸與花東縱谷地區，造成兩族人離散竄逃（撒奇萊雅族稱此役為「達固部灣戰役」）。

兩族人被迫隱匿他鄉，自此在歷史上「消失」，成為流浪的民族。兩族後裔為紀念這段慘烈的歷史，在2008年與2018年分別舉辦「加禮宛／達固部灣戰役學術研討會」，以族群主體性即史觀論述過去這段隱匿求生的集體記憶。



從祭儀看見 四季交替、感念與生命觀

花蓮東海岸的噶瑪蘭族部落，如花蓮縣豐濱鄉pateRungan新社、kodic立德部落，新城鄉的kalewan加禮宛部落，臺東縣長濱鄉的polo't大峰峰、kolado't樟原部落，至今仍實踐噶瑪蘭族的信仰、文化。由於1968年新社部落才有公路開通，雖然和阿美族聚落為鄰或混居，仍然保有許多傳統的祭儀、生活習慣、傳統知識、歌謠和以及族語。這些

都成為21世紀以後宜蘭族親效法的場域，為後裔提供學習、實踐和參與文化核心的堡壘。

像是新社部落一整年都有歲時祭儀和特有的文化習慣。刺桐花開之時迎來的初春，部落的男人在出海捕魚前，會舉行sbaw tu lazin（海祭，立德、樟源和大峰峰部落稱為laligi），祭拜掌管海洋之神以祈求豐收平安，開啟接下來的一年。



日據時期新社部落有「豐濱鄉的米倉」之稱，以種植水稻為主，gataban（豐年祭）就是為了感念大地神靈和祖靈的祭典，在每年8月上中旬舉辦，是新社部落一年中最大的祭典。

歲末，各家戶會舉行歲末祭祖儀式palilin。新社部落的palilin有兩種：kavalan palilin和dupuwan palilin。kavalan palilin在晚上進行，大多會在家中的廚房的小祭台上準備isi酒（糯米釀製的紅酒與白酒）、糯米糕、麻糬、香菸、檳榔等祭品，祭拜家中過世祖先的祈福儀式。dopuwan palilin在早上舉行，當天中午12時以前結束。此祭典的規定嚴格，只有至親的家人才可以參加，嚴禁外人觀看和參與，族人相信若讓外人看到dopuwan palilin的儀式，將有壞運氣及厄運降臨到這個家庭。

此外，噶瑪蘭還有屬於metiyu（女祭師）的祭典——kisaiz和pagalavi。kisaiz是噶瑪蘭族專為少女治病和集體宗教活動的儀式，經kisaiz治癒的少女，便具有metiyu的資格，可以成為metiyu團的一員。pagalavi是metiyu專屬的祭祀與醫療行為，metiyu多於夏末初秋、沒有月亮的日子進行，為身體欠安的metiyu治病，同時也為部落祈求平安。目前，新社部落約有7位metiyu，持續為部落族人與祖靈、神靈溝通。但kisaiz祭典在1960年代中期就停辦，pagalavi也在數年前中止，兩祭典轉換成文化展演的模式，依舊在部落流傳著。

而在噶瑪蘭族專為去世族人的亡靈所舉行的儀式，則稱為padohogan，是噶瑪蘭族獨特生命觀與宇宙觀的表現。舉行的前一天與當天，metiyu與喪家必須齋戒。metiyu坐在正廳，敲





細竹召喚亡靈回家，由家人餵養祭祀。藉由這個儀式亡靈與親友見最後一面，也是情感上與過世家人某種程度的了斷。

此外，噶瑪蘭族對祖靈十分崇敬虔誠，在開工、外出、完工、狩獵或從事其他活動時，都會舉行sbaw。即使平常喝酒之際，族人也不忘sbaw，請祖靈一同來享受。

香蕉絲編織可不只是織布

香蕉絲是噶瑪蘭族的歷史載體，反映著時代的變遷，夾雜著編織者的汗水、記憶、情感、精神與族人獨有的價值核心。

「番女織杼，以大木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便可轉纏經於上。刊木為軸，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樹皮合葛絲及染過五采狗毛織氈，名曰達戈紋。以色絲合鳥獸毛織帛，採各色草染采，斑斕相間。又有巾布等物，頗皆堅緻。」（1952年《噶瑪蘭廳志》，陳淑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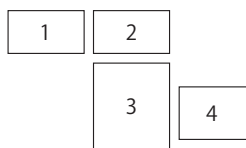


圖1：2019年7月，奇立板部落恢復已中斷百年的海祭，重建噶瑪蘭族的傳統。

圖2：2019年8月新社部落豐年祭，族人在祭儀上歌頌神靈。自噶瑪蘭族復名以來，藉由祭典每年的執行，文化與傳統歌謠一棒棒傳承給下一輩，目前祭儀的領唱者已由部落青年接棒。

圖3至4：噶瑪蘭族祖先傳統織紋再現，並在LalaBan新社香蕉絲工坊努力下復振祖先傳統織紋。圖3為1938年（昭和13年）採集之噶瑪蘭族布製腰裙，目前收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圖4為現年已80歲的香蕉絲編織工藝師嚴玉英。

早在祖居蘭陽平原時期，清朝的文獻就有諸多記載噶瑪蘭族香蕉絲相關技藝。1870年代移至新社的噶瑪蘭族人，至今仍延續這項編織技法，製作遮陽布和米袋等生活用品。90年代中期，噶瑪蘭族爭取復名，新社部落便向外展現此特有的編織材質和技藝；至今，已轉型成精緻的手工藝文創產業。2002年，在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胡佳瑜教授的主動協助下，找回馬偕牧師1890年在蘭陽平原取得的女子的禮服，目前收藏於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這套禮服織紋樣式細緻，藉由工藝師偕

淑月等人的努力，噶瑪蘭族已復振傳統織紋，並融合於當代噶瑪蘭族的服飾，在生活中重新產生意義。

別再叫我「平埔族」 我們有自己的名字

臺灣當今的族群分類，為日據時代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烏居龍藏等人的踏查下所做的「生、熟番」分類，此種他者的定義是為提供日本政府管控族群的目的；然而，此族群識別方式被中華民國政府沿用，使得「熟番」繼續「被消失」。

自1980年代開始，新社部落耆老偕萬來開始回到宜蘭尋找族親，也開啟噶瑪蘭族復名與認同的行動。1987年11月23日，當時的臺灣省立博館以借用的名義，在臺



2018年，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舉辦「加禮宛／達固部灣戰役140週年學術研討會」，兩族後裔以族群的視角闡述重要歷史事件，以紀念這場臺灣原住民歷史上的悲劇。



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兩族結盟，並公開提出〈土地權利宣言：蘭陽平原是我們噶瑪蘭族的故鄉土地〉。

北市228紀念公園舉行「豐濱之夜」，邀請新社、立德兩部落族人參與歌舞和祭儀展演。當天的演出造成各界嘩然與震驚，因長期被誤認為「漢化至深而消匿」的噶瑪蘭族，竟能有一大群人流利的使用族語；當晚偕萬來與族人大聲疾呼，要求政府承認噶瑪蘭族為臺灣原住民族，正式揭開族群復名運動序章。

1990年代是噶瑪蘭族訴求復名極為積極的年代，透過各種公開場合呈現kisaiz祭儀歌舞、語言、故事、服飾，以及香蕉絲編織工藝等，再再表現噶瑪蘭族特有的文化，以具體行動證明噶瑪蘭族存在的事實。

2002年12月25日，臺灣政府終於認定噶瑪蘭族為臺灣原住民族第十一族，但不表示噶瑪蘭族的發展與生存獲得根本性解決。2003年8月，花蓮在地部落成立「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有別於社區型協會的功能，該協會期望能定位出民族發展的雛型，試圖找出民族出路。

原住民 我們應該是什麼模樣？

「那些平埔族都講閩南語，他們不是原住民……。」一句原住民族行政機關的首長的話，也道出主流思維對原住民的框架。

自清朝「開山撫番」、日據時期的「理蕃」，直到中華民國「山地平地化」等政策，其背後有著屠殺和掠奪的悲劇；失去原住民身分的過程，也不只是「被漢化」、「講閩南語」、「血緣論」和「搶資源」那麼單一。這種被殖民者分化的言論，是某種形式上的「去脈絡」，如同現代社會人人都說著殖民者的語言，自有脈絡可循。

臺灣從來沒有一個族群叫做「平埔族」，各族皆有自我稱呼的名字，擁有獨特的歷史脈絡、文化特徵、生活領域空間、核心的祭儀經典，包括宜蘭奇立板部落的噶瑪蘭族親，唱著傳統歌謠、習得編織工藝、學習族語和恢復海祭、豐年祭。這些擁有共同歷史記憶和經歷的人，透過自身的文化參與、實踐，以及日常生活的體認，都讓我們展現有別於漢族的意志與態度。

原住民族是「活」出來的，我們在祖先的傳承中找到屬於我們身為原住民的價值，進而建構、堅固及延續民族命脈。現代的我們必須集結力量，共同面對族群的課題。❖

參 考 資 料

◎潘朝成（木枝·龍爻），〈噶瑪蘭族香蕉絲文化情〉，臺東：東部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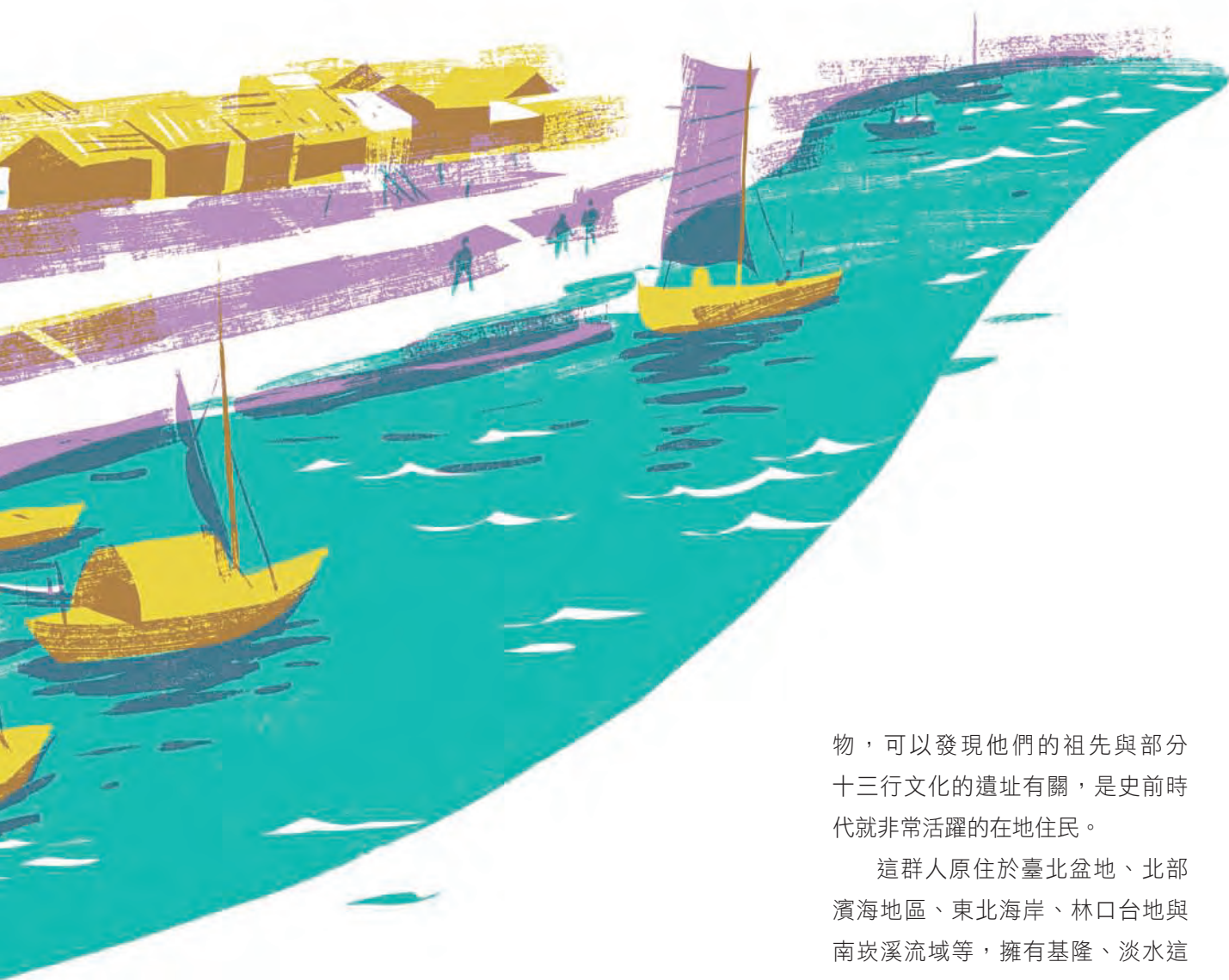
◎潘朝成Bauki Angaw，〈從掠奪、離散、認同、復名到主體建構〉《原住民族文獻》：第十九期，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年。

◎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結盟，〈土地權利宣言：蘭陽平原是我們噶瑪蘭族的故鄉土地〉，宜蘭烏石港，2018年。



遺忘，是為了記起 你所不知道的凱達格蘭族

文／詹素娟 插圖／林家棟



1996年3月，當時的臺北市政府根據學者專家意見，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作為對臺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紀念與尊重。臺灣的社會大眾才恍如大夢初醒般的認識這支名叫「凱達格蘭」的原住民族。但這麼多年過去了，凱達格蘭族究竟是怎樣一群人？在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事？如今又在哪裡？大部分的人恐怕還是所知有限。

其實，凱達格蘭族不只存在於飄渺久遠的歷史中，直到當代，都還有族人在追索祖先的腳步，瞭解自己的由來，訴說認同的故事。

臺北盆地上的凱達格蘭族

凱達格蘭族也屬南島語族的一支，具有馬來·波里尼西亞的社會文化特徵；由考古遺跡與出土文

物，可以發現他們的祖先與部分十三行文化的遺址有關，是史前時代就非常活躍的在地住民。

這群人原住於臺北盆地、北部濱海地區、東北海岸、林口台地與南崁溪流域等，擁有基隆、淡水這兩扇開向世界的窗口。這樣的地理位置，使族人早在大航海時代前，就與日本、中國的海商活動時有接觸；17世紀以來，西班牙、荷蘭、鄭氏與清帝國的先後登島統治，更造成族人的傳統領域與社會型態發生巨大變遷。清代臺北地區文獻中常提到的「熟番」或「平埔番」，就是外來政權或漢人對凱達格蘭族人的稱呼。

鉅變前的凱達格蘭族人口規模，可以從1650年代荷蘭人的戶口調查資料知道大致的情形。當時的荷蘭人，發現大臺北地區的原住民約有44村、1,439戶、5,358人；以如今最為繁榮的臺北盆地來說，原住

民大致有3千多人。一般來說，村落的人口規模都不大，約在數十人到100多人之間，只有少數幾個比較強大的村落如武勝灣（今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一帶）、毛少翁（今臺北市士林區），會達到兩、三百人。清代的漢語文獻，都以「社」來稱呼這些村落——如秀朗社（今新北市中和區）、錫口社（今臺北市松山區）或北投社（今臺北市北投區）。

1900年出版的《臺灣蕃人事情》，是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對臺灣原住民進行學術分類

的開始；書中，將臺北平野、雞籠與淡水一帶的原住民，歸類為「平埔族」大項下的凱達格蘭族，但對族名的語意並沒有特別的說明。伊能嘉矩深入臺北各社實際踏查、記錄口傳，而留下族人親口說出的歷史記憶、神話傳說、母語單詞、字義解釋，以及影像照片。

伊能嘉矩記載族人的起源傳說中提到——「我們原住Sansai地方。因出海捕魚，在海上遇到颱風而漂流；其中兩隻船抵達這裡的海岸後，登岸居住，建立了三貂社。這是幾千幾百年前的事。」口傳紀錄中進一步指出：「他們是平埔族的開基祖，子孫繁衍後就各自分散，部份成為宜蘭的平埔番，另外一部份則移居雞籠地方。」伊能嘉矩應用這套傳說，提出關於



凱達格蘭族、噶瑪蘭族的著名假設——即以三貂社（今新北市貢寮區雙溪流域）作為淡北、宜蘭兩地原住民「第一形成地」的說法；而這個兩族同源、分流的傳說故事，在當代成為凱達格蘭族復振運動的理論來源之一。

此外，日本殖民後期到當代的語言學、人類學與考古學者，以伊能嘉矩的資料為基礎，綜合各種資料，認為凱達格蘭族應該再分成三支亞族，才能反映其豐富性。1985年，語言學家土田滋提出有趣的分類法：基隆河流域以東到北海岸、東北海岸的馬賽人（Basay），以西到林口台地邊緣的雷朗人（Luilang，或真正的凱達格蘭人），及林口台地到桃園一帶的龜崙人（Kulon）。

但回歸到17世紀的文獻，真正的馬賽人，是指北海岸的金山、萬里，到東北角雙溪流域福隆一帶的住民，即清代記錄在案的金包里社、大雞籠社與三貂社。由於馬賽人是以打漁、狩獵、晒鹽為主，以手藝製作弓箭、房子、衣服和刀子等維生，屬於遊走各地、擅長做生意的人群；與其交易過的各地原住民，因此多少會講一些馬賽語，以便相互溝通。時日一長，從20世紀初的語言資料來看，馬賽語已經擴大成為臺北部分地區原住民的共通語，也就是學者說的「馬賽語擴張現象」，土田滋的語族圖反映的就是動態的語言現象。至於雷朗





人，則以臺北盆地中心為聚居地；而龜崙人，多以小型村落分散在淺山溪谷中，語言、文化與平原上的凱達格蘭族並不相同。

從舊社名稱 找回族群生存證據

清廷領臺後，自1709年（康熙48年）陳賴章墾戶請墾「東至雷匪秀



朗、西至八里分干脰外、南至興直山腳內、北至大浪永溝」等廣大的地域後，漢人的入墾勢力逐一蠶食大臺北地區，原本草長鹿奔的地景快速水田化，漢人的街庄聚落全面建立，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受到漢人的包圍，全面緊縮。儘管如此，直到今天族人存在的痕跡仍處處可尋。

凱達格蘭族的社名非常有特色，如作為地名的大龍峒、上下塔攸，及金包里街、唎哩岸站、秀朗國小、北投區、大屯山等，不但以地名形式留存，還擴大成為路名、車站名、學校名、行政區名、山川名。至於土地關係的文書，更是少數直接產生自凱達格蘭族人的第一手史料，雖然是代書，內容卻是作為當事人的原住民處置土地關係、家庭財產的

真實現象。摩挲這些顏色陳舊、泛著古老氣息的契紙，看到記載的社名、土名、人名，墨色淋漓的手摹，土目、通事見證的戳印，可說一筆一劃都生動無比的說明了原住民的生計變化、社會脈動。

1980年代前，凱達格蘭族作為原住民族中的一支，其實是較為隱晦的。解嚴後，由於社會大眾想要認識本土文化的需求日益強烈，使向來自視炎黃子孫的人開始反省這樣的族群意識是否僵固不化，而展開了族群記憶的探索、身分認同的追求。這時候，日本殖民時期的戶籍簿，便成為極具參考性的重要依據。

1906年，日本人建立戶口制度，自此每個人的出生、結離婚、移動、生養子女、死亡等生命動態，都登記在戶籍簿上。不僅如此，由於臺灣的族群結構複雜，統治者特別設計可以反映族群身分的種族欄，並以「福」、「廣」、「熟」、「生」，作為登錄項目。「福」、「廣」是以日常用語為福建話或客家話，作為判

斷的準則。「生」就是「生蕃」，包含特別行政區「蕃地」的住民，以及普通行政區——如花東兩縣的阿美族、卑南族、排灣族等。「熟」則是「熟蕃」，是延續自清代、住在普通行政區的平埔族裔原住民。以戶籍簿種族欄上的關鍵字，就可以推估祖先的族群背景。

凱達格蘭族的現身

凱達格蘭族認同與復振熱潮的引燃，緣起於1994年7月立法院臺電核四預算的攻防戰。當時，立法委員翁金珠召開「拯救文化遺址、停止核四計劃」記者會，邀請凱達格蘭族裔的林勝義現身說法，以「三貂社的遷徙歷史」、「鹽寮考古遺址的保存」等問題，做為反核訴求。歷經這個過程，大臺北地區曾經存在原住民的

事實及其歷史文化追憶，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題材，臺北市政府將介壽路更名「凱達格蘭大道」的舉動，則是最為重大的高潮。全臺灣的民眾，藉由臺北的全國知名度、官方政令與宣導、報章雜誌的報導，終於在生活知識系統中「知道」了「凱達格蘭族」。

凱達格蘭族的現身，雖與核四的議題有關，後續卻朝向歷史記憶的形塑發展。一部份從事復振運動的人，以伊能嘉矩指出三貂社位於兩大人



群登陸臺灣、分別前往臺北、宜蘭擴散的分殊點為根據，再加上三貂地區豐富的考古遺留，藉由「祖先登陸地」歷史的講述，認為凱達格蘭族是所有臺灣原住民族的祖源。2003年，運動者返回三貂社地緬懷開基祖的登臺；曾經與中國的山西省連結、族人作為祖源祭祀的山西祠，重新納入Sanasai傳說圈，而與北部、東北部、宜蘭、花蓮、臺東的原住民族分享共同的傳說體系。

不僅如此，在三貂社祖源地的基礎上，後續又加入地道、煙霧洞、祭場、金字塔等元素，發展出新的論述，這就是著名的「以七星山為起源地的凱達格蘭文明」。運動者宣稱：凱達格蘭族是外星人後裔，在七星山上留下以天坪金字塔為中心的凱達格蘭王朝遺址。所謂「天坪」，是由七星山主峰、東峰、南峰圍繞而成的平坦區域，相關遺跡還有三角形祭祀碑、半月形池、陵寢、

人造巨石及岩雕圖騰等。這些說法，雖然缺乏直接有力的證據，信眾仍然受到吸引，也豐富了「凱達格蘭文明」的「歷史文本」。

總結來說，凱達格蘭族不僅存在於歷史上，也用各種方式參與今天的臺灣社會。暗藏玄機的地名、打啞謎似的文書、特別的姓氏、昔日登記的身分，都在提供理解與轉換的平台，我們可以連結個人與歷史的關係，甚至發現自己根本就是當事人，血脈中流動著傳承。而通過這個途徑，無論答案是什麼，我們都可以自行回溯家族的歷史、族群的身分、生命的根。❖





課本上沒有教的 中部平埔族群

文／王商益 Kaisanan Ahuan 圖／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提供 插圖／林家棟

我們熟知的臺灣歷史，歷經荷蘭佔據、鄭氏、清帝國、日本分別治理，而塑造出臺灣今日的地景與文化面貌。但許多臺灣人不知道的是，最早生活在中部的平埔族群，因外來政權的侵略與殖民，而受到屠殺與迫害，只能遷徙、逃散以謀求生機。

由噶哈巫族、巴宰族、拍瀑拉族、道卡斯族、巴布薩族等組成的中部平埔族群，其後代青年為找回被忽視的族群歷史與記憶，迄今仍無畏的走在復振之路上……





臺灣中部地區出土約4千8百年前的安和遺址母子遺骸。

中部平埔族群 史前起源

近年國際學界研究發現，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發源地之一；而大臺中地區考古遺址出土文物，也顯現中臺灣地區南島先祖的生活痕跡至少有5千年的歷史。其中，最受關注的莫過於臺中大肚台地出土的安和遺址母子遺骨，是目前中臺灣出土人骨年代最久遠者，也被譽為中臺灣最老住民。

在距今1千至6百年前，環南海區域發展平和穩定，南島民族各國島鏈強盛，環南海區域的海上貿易蓬勃發展，在菲律賓、越南和泰國南部皆可找到來自臺灣的玉器。而中部平埔族群的生活

地域，也發現外來的瑪瑙玉器，可見中部平埔族群因群體行為，觸發經濟勢力崛起，在太平洋經濟中呈現長期穩定。

海上貿易時代的大肚邦聯

500年前，西歐海權進入東南亞區域，海商集團（海盜）和海權勢力角逐。1553年，葡萄牙人占領澳門，開啟歐洲人在東亞的經濟貿易篇章，葡萄牙人雖曾路過東亞通路上的臺灣，但航海士紀錄中尚未出現臺灣中部大肚邦聯相關描述。1573年，林鳳率領的海盜



1625年荷蘭人繪製的臺灣地圖。

集團在臺灣海峽上的勢力逐日壯大，經常劫掠鄰近沿海地區，遭福建官兵圍剿，後續曾陸續逃竄至澎湖、魷港（嘉義布袋）、中國，卻未曾停靠中臺灣沿海，據悉或許是刻意迴避大肚邦聯勢力範圍，不被允許上岸。

西洋海權勢力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登臺，當時大肚邦聯領導者為Kamachat Aslamie，「Kamachat」為職位尊稱，「Aslamie」則為拍



荷蘭時期的地方會議圖。根據紀載，大肚王Middag王曾參與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南部地方會議，顯見其地位之重要性。



瀑拉族傳統姓名。當時的原住民稱呼大肚王為「Lelien」，即指「白晝之王」、「太陽王」，而「Lelien」對比今日巴宰語中的「dalian」有白晝的意涵，中部平埔族群藉由對大肚王的稱呼，彰顯邦聯勢力的強盛及領導者崇高地位，Lelien的名號也因為巴宰母語的保存，烙印在中部平埔族群族生活記憶中。

據蘇格蘭人David Wright及《熱蘭遮城日誌》記載，大肚王鼎盛時期曾統治 27 個村社，統轄領域南端約到鹿港，北端可至桃園以南之地，明確受統轄村社共有18個。對比今日中部平埔族群社群，約包括拍瀑拉族（北、中、南大肚社、水裏社、貓霧揀社），巴布薩族（阿東社、大武郡社），巴宰族（斗尾龍岸社、烏牛欄社），阿里坤族（南投社、北投社）等。幾乎可說臺灣中部地區都是其管區。甚至在荷蘭人John Struys的遊記也曾寫道，臺灣最富庶的地方即是由Middag王大肚王統治。

荷蘭與西班牙分別於1624年、1626年登臺，分據臺灣南北兩端14年，卻未曾於中臺灣碰頭，可見大肚邦聯之勢力強盛。荷蘭文獻描述Middag王對其管轄領土範圍訂有規範，不許基督徒住在大肚邦聯轄區，且必須學習大肚邦聯通用語，傳教士行經大肚邦聯轄區都必須快速通過。邦聯內利用信仰文化的制約加上對外經濟貿易交換石料及鹿皮，鞏固邦聯勢力範疇，直至1662年荷蘭人離臺。



不畏強權的中部平埔族群

1661年4月30日，鄭成功由鹿耳門登臺，並取得臺江內海控制權。同年7月大肚社領導人阿德·狗讓（Maloe）¹，領導族人與鄭軍作戰，大肚邦聯雖取得勝利，但阿德·狗讓卻中伏擊而死，也開啟大肚邦聯遭逢鉅變的命運。

1670年，鄭氏政權為擴張領土，派遣劉國軒至巴布薩族傳統領域半線社對大肚邦聯發動軍事攻擊，包括大肚社、沙轆社、斗尾龍岸社等拍瀑拉族、巴宰族、道卡斯族部落群起反抗，鄭經也親自出征，可見規模之大。鄭家軍於沙轆社屠殺數百名原住民，全社只剩6人逃往海口，部分

大肚社族人則被劉國軒軍隊追殺到新港溪（今國姓鄉）逃亡到埔里，史稱沙轆社之役，是大肚邦聯諸社首次面臨大規模屠殺，這場戰役也為日後中部平埔族群集體遷徙埔里埋下深遠伏筆。

鄭氏政權對中部平埔族群的屠殺和剝削造成大肚邦聯勢力衰減。據《海上事略》記載描述，當時道卡斯族新港社及竹塹社遭鄭家軍奴役，只因道卡斯族人習於用頭頂或背部載重，不會以漢人肩負重的方式挑物，而遭鄭軍無情鞭撻。因此道卡斯族新港社流傳著一支歌謠，大意約為：「鄭成功大肆征伐新港社和附近的番人，番人死亡不計其數。」

¹ 書寫史冊紀錄者，過往以動物名醜化小大肚王Maloe，現對照荷蘭文獻及拍瀑拉族傳統名制，後代族人認為應使用「愛箸·加勞」較為尊重。



1699年（康熙38年），漢人通事黃申專制橫蠻，引發道卡斯族吞霄社發動清據以來中部原住民首次抗官事件。在清雍正初年分別又發生兩次中部平埔族群大規模聯合抗清事件，一是雍正9年大甲西社事件，第二次則是雍正10年大肚社抗清事件。

1731年12月（雍正9年），因官吏長期指派勞役過多，道卡斯族大甲西社率領崩山八社千餘名族人襲擊位於沙轆社的「淡水海防同知廳署」，不久後拍瀑拉族沙轆社、牛罵社、巴宰族阿里史社、樸仔離社（今自稱噶哈巫）也加入戰局，最後樸仔離社200餘屋舍遭燒毀，族人死傷慘重。

1732年（雍正10年5月），福建分巡臺灣道倪象愷的劉姓表親為求立功，竟將拍瀑拉族大肚社5名前來幫助官府運糧的族人任意斬首，謊稱這5人「作亂生番」，引發拍瀑拉族大肚南社、沙轆社極大不滿。因此聯合原大肚邦聯成員包括道卡斯族（大甲東西社、雙寮社、房裡社、貓孟社），巴布薩族（阿束社、柴仔坑社）、巴宰族（阿里史社、樸仔離社）等部落群起抗議，此次戰役延燒近至諸羅

縣地界，影響範圍近方圓千餘里，共計50餘社。

這兩次事件維持3年，是臺灣史上規模最大、跨越部落族群的原住民集體抗爭事件，也對後續臺灣族群發展影響深遠。

從中部平埔族群大規模抗清行動分析，中部平埔族群社群間關係緊密，甚至具有組織能力；從相關文獻中也可以發現，中部平埔族群生活區塊，鮮少出現社群間彼此出草爭取獵場的紀錄，千百年維持相當穩定的交流脈絡。甚至在道卡斯族吞霄社事件中，清政權派遣居於臺南一帶的西拉雅族協助平定，而非選擇鄰近的巴布薩族，顯見中部平埔族群直到清治時期，社群間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親密性。而此獨有的串聯特性，也促成臺灣史上最大規模原住民集體遷徙行動。



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原住民集體遷徙**

1814年（清嘉慶19年），以郭百年為首的漢人對埔里盆地發動武力侵墾，造成埔里原住民族群埔裏社死傷慘重，史稱「郭百年事件」。為了不讓埔里盆地持續受到侵占，埔里社族人經由邵族引薦，臺灣西部平原土地流失嚴重的中部平埔族群遷徙至內山埔里，共同保護埔里土地，接連引發臺灣史上最大的原住民集體遷徙。這次行動包括：

- 拍瀑拉族（大肚社、水裡社）
- 道卡斯族（房裡社、雙寮社、日北社、吞霄社）
- 巴布薩族（東螺社、二林社、馬芝遴社）
- 巴宰族（烏牛欄社、阿里史社）
- 阿里坤族（北投社、南投社、萬斗六社）
- 羅亞族（斗六門社、貓兒干社）
- 自稱噶哈巫族的大湳社、山頂社、水底寮社

共30諸社族人，經由溪流走入內山埔里，並將原鄉地名如房裡、烏牛欄、大肚等社名，帶到埔里落地生根建立新聚落，彼族與本族間以「打里摺（Taritsi）」相稱，即盟友族親之意。

在埔里許多「分墾圖書字」文獻中能看見，中部平埔族群在埔里在土地的分割使用上，仍井然有序共同簽訂入墾契約書，並將土地依社群規模分割成等比大小，顯見族群的合作夥伴關係。族人為了向日月潭邵族協助中部平埔族群入墾埔里表達感謝之意，帶頭入墾的頭人家族後代，每年以按拉粿、酒水、豬肉等食物，作為謝禮延續至今，邵族將這樣的禮俗文化稱為「撿粿」。



延續祖先千百年文化智慧

中部平埔各族雖歷經遷徙，在埔里地區仍使用各自語言及延續傳統祭儀，直到日據時期實施同化政策，禁止族人舉辦傳統祭典和說母語，日本官員甚至在舉辦祭典時帶領民眾集體訛笑族人，巴宰族耆老描述當時說母語的長輩曾被帶到警察局動用刑罰，造成各族群文化傳承式微。

回顧中部平埔族群傳統文化，在飲食上，埔里許多聚落會在祭祖前製作傳統美食「按拉粿」，是將名為「刺殼仔」的植物搗碎，再與糯米漿攪和，用月桃葉或芭蕉葉包覆成長方狀的糕點。而按拉粿在各族群語言中有不同詮釋，例如道卡斯族將粿稱為「hinpu」，巴宰族稱為「umu」，而拍瀑拉族則稱為「tutu」。



中部平埔族群入墾埔里契約書，此圖為蛤美蘭社（埔社）與水社全共同簽立的「望安招墾永耕字」。圖片源自《水沙連—埔社古文書》。



各族文化特色

拍瀑拉族

拍瀑拉族大肚城部落傳統於農曆7月1日舉行「Alomai揸祖公祖靈祭」，族人於祭場呼喚祖先，並將祖靈揸負回部落，祈求祖先帶給族人平安，儀式過程神聖莊嚴，至今從未開放外人參與，顯現拍瀑拉族對於文化儀式的慎重。

道卡斯族

道卡斯族新港社部落保有較完整的祭儀文化，每年於農曆7月15日至8月15日舉行「道卡斯族牽田祭」，族人需於1個月前製作「祖靈大旗」，全長約6、7尺高，由3名「舉旗手issama」在祭典時揸在背上於祭圈中行走，舉旗手兩旁各需一名護旗手協助行走，「祖靈大旗」象徵部落至高祖靈信仰，族人深信如果倒下會招來不幸。

巴布薩族

巴布薩族東螺社於農曆8月15日夜晚以家族為單位，舉行牽田祭祖儀式，至今後代族人仍然會在傳統日期於家中進行傳統祭祖儀式。

阿里坤族、羅亞族

阿里坤與羅亞族群傳統在農曆7月20日祭祖，現今留有於埔里茄苳樹前祭拜祖靈的儀式。

巴宰族、噶哈巫族

巴宰和噶哈巫族群在傳統文化上有兄弟般的親密關係，同將農曆11月15日視為傳統「Azem過新年」。族人會在祭典當天圍舞吟唱「Aiyang古調」，歌詞內容大約是描述族群起源傳說，緬懷祖先之意。



上：阿里坤族與羅亞族後代於祖靈樹前祭祖。圖片由埔里文史工作者鄧相揚提供。

中：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原住民身分人權正名抗議行動。

下：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成員參加噶哈巫族的新年活動，可見彼此情誼濃厚。



道卡斯族新港部落牽田祭儀。

巴宰和噶哈巫族群後期因教會信仰，保留較多的語言紀錄，是目前未正名原住民中編有母語9階教材的兩個族群，現今埔里守城部落尚有能使用全族語對話的耆老。道卡斯族則在近年出版《matitaukat 說道卡斯語詞典》；巴布薩和拍瀑拉族人則持續鑽研語言史料；羅亞和阿里坤族群更積極跳脫洪安雅族的框架分類。如同歷史上，中部平埔族群的情誼綿延密切且深遠，各族群在當代中也用自己的方式，堅守延續母體文化。

中部平埔族群雖經400年殖民史，至今未曾放棄自身文化傳承的責任，也相當重視後代族人的族群權益，從「臺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及「原住民正名運動」就已參與其中，20幾年來族人依舊遵循先祖的步伐，要求國家把基本人權還給族人。近年，中部平埔族群7大族群後代青年，彼此串聯成立「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盼望延續千百年來中部平埔族群一脈相傳的生活模式，勇敢的在臺灣島嶼活出身為原住民的驕傲。❖

參 考 資 料

- ◎劉益昌，《考古學與平埔族群研究》，平埔族與台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
- ◎林景淵，《濱田彌兵衛事件及十七世紀東亞海上商貿》，臺北：南天書局，2011年。
- ◎翁佳音，〈被遺忘的台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臺北：臺灣風物，1992年。
- ◎康培德，《環境、空間與區域：地理學觀點下十七世紀中葉「大肚王」統治的消長》，台大文史哲學報，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2003年。

島之西南域 南部平埔族群

文／陳以箴 圖／陳以箴提供 插圖／林家棟





在臺灣廣袤的西南地區，曾經住過哪些人？過去雄踞西南平原的平埔族群，在歷史上隱沒消失，透過歷史文獻的研究，族群的面貌漸漸浮現，也為後代族裔尋找認同與歸屬建立途徑。

馬卡道族、西拉雅族、大武壠族、羅亞族與阿立昆族，是西南部的5大平埔原住民族。族人致力於族群文化復振工作，舉行夜祭儀式，向泛神、祖靈祭拜，並獻上豬隻。族群人口數量最龐大的南部平埔族群，持續尋覓闕失的歷史拼圖，要將族群的記憶，一塊塊拼湊出來。

紛雜而生猛的 馬卡道Makatao



分布在屏東的原住民族，除了大家熟知的排灣族、魯凱族，其實還有現今被歸類於平埔族群的馬卡道族。他們其實是一支——外在的族群分類經過多次變動、內在的族群文化也相當複雜多樣的人群集合。

在最早有人口紀錄的荷蘭時期，屏東平埔族群人口即為全臺平埔族群中的多數；1650年前後，全臺的平埔族群人口總計也不超過5萬人，但光是屏東的平埔族群人口就已超過1萬人；然而屏東的原野太過生猛，荷蘭的官員和傳教士從未有機會真正控制屏東平原的原住民，更遑論記錄、理清當地族群的語言文化。荷蘭人甚至是以臺南西拉雅族的語言編纂教材，在屏東推行教育；等到荷蘭人發現屏東平原的原住民根本聽不

懂，而開始要著手收集屏東平原的語言材料時，就被鄭成功逼得倉促離臺。

不斷遷徙 山腳下的住民

清帝國的志書後來將屏東這群住民統稱為「鳳山八社」，只是在清代的番屯政策，以及大量漢人移民到屏東平原開墾的壓力之下，原先居住在東港流域的族人最終向東遷移，落腳中央山脈山腳，也就是今日的沿山公路185縣道沿線。可以從清朝的志書中得知，清廷是刻意將當時的平埔族群安排居於山地的原住民與漢移民之間，以利平埔族群執行清廷「防範兇番」的族群政策。從清代留下的地契資料中，可見到許多「鳳山八社」族人賣地的紀錄，但除了這些地契，將近兩百年的清帝國統治時期，對於屏東平原的紀錄仍幾乎是一片空白，無法得知他們遷徙的路線；但山腳下沖積扇頂的土地貧瘠，地理上被漢移民和山上的原住民包夾，且清朝末年有更多族人從屏東平原的山腳，往恆春、花東移動，可以猜測「鳳山八社」的族人過得並不豐饒，必須不斷出走以尋找新居地。



圖1至2：馬卡道的加納埔夜祭。「加納埔」是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的部落名稱，每年農曆11月15日的夜晚，加納埔人都會在公廨唱歌跳舞舉行「Ma-olau（乩戲）」。（攝影：趙守彥）



直到20世紀初，這群原本居住在屏東平原的原住民，才被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統稱為馬卡道族，但仍有其他的研究將屏東、高雄與臺南的平埔族群，統稱為西拉雅；也有將屏東平原的原住民又分成南北兩個族群的定義。不論外界如何分類，實際上當今屏東平原山腳下的這群馬卡道人，沒有人知道此族群名稱的意涵，也未曾有人記得祖先曾經這樣稱呼自己。這群人會以「山腳人」、「平埔仔」來彼此稱呼，但也欣然接受「馬卡道」作為一個受尊重的集體名稱。

豐富的祭儀文化 族群復振的火苗

即便歷史上身處夾縫生存、不斷遷徙而斷裂記憶的馬卡道人，在當代依舊努力地維繫信仰、復振祭儀文化。像是最富盛名的高樹鄉加

納埔部落，在農曆11月半舉行的「夜祭」，就因保留有「阿姆祖」祭祀、「乩戲」舞步、豐富的祭歌、繡品衣飾而聞名；萬巒鄉加匏朗部落在農曆正月半舉行的「仙姑祖」祭祀，也是燃起馬卡道文化復振的火苗之一；內埔鄉老埤村近5年內也在農曆10月半復辦「老祖祠」祭祀儀式。

除了傳統信仰與民間宗教的混雜，還有為人熟知的萬金村，以萬金聖母聖殿作為核心的天主教生活，都讓屏東馬卡道人呈現多樣的信仰文化。近年，移居到臺東長濱鄉、花蓮富里鄉等地的馬卡道人，也開始著力於以衣飾文化為主軸的文化復振工作。

其實人口龐大、分布廣泛的馬卡道人，在歷史上曾經舉辦過規模擴及至少12個村落的「連莊祭典」（主要在屏東沿山線上），共同祭祖、輪流舉辦，而且不到100年內都還仍在進行。未來，屏東平原、恆春半島、花東地區的馬卡道人要如何繼續共同前行、凝聚集體意識，仍是他們正在迂迴摸索的路徑。❖



上、下：加納埔人在農曆11月半供奉阿姆祖、準備祭品舉辦夜祭。（攝影：趙守彥）

堅定向前行的 西拉雅Siraya

作為大眾今日最為熟知的平埔族群之一，西拉雅族不僅腳步相當快，近幾10年與臺南市政府攜手竭力爭取正名，同時也是歷史上最早與其他國家勢力接觸的人群。荷蘭人眼中的「福爾摩沙人」，指的便是臺南四大社（新港社、蕭壠社、目加溜灣社及麻豆社），如今被稱為西拉雅族的原住民族。

西拉雅蹤跡 遍及濱海、淺山、平原

原居於臺南濱海地區平原的西拉雅人，在近4百年來目睹了歷代政權如何將族群的故鄉作為統治基地的過程。從荷蘭統治者以臺南作為貿易據點開始，西拉雅人的文化、語言，因為傳教的需要而被仔細記載，意外成為當今文化復振工作相當

關鍵的素材；然而明鄭時期的大量囤兵、清帝國時期漢人的移入和番屯政策的實施，也使得西拉雅人必須一步步遷徙，從濱海移至臺南的淺山麓地區落腳；日據時期前後，因理蕃的相關政策，也有族人前往高雄淺山地區、花東定居。至今還有極少數的西拉雅人住在臺南平原原鄉，與漢人村鎮比鄰而居。

若說西拉雅人是這近4百年來，對外來勢力閱歷最深的原住民族並不為過。西拉雅族歷經荷蘭人的教唆和利用，發生如麻豆社事件的自相殘殺，也經歷原先的信仰系統被殘酷破壞——荷蘭人為了減少尙姨對西拉雅人的影響力，將兩百多名尙姨「流放」他鄉。然而，活下來的西拉雅人並不是被動地等待命運的安排，西拉雅人善用統治者留下的工具，有意識地選擇自己的姓氏和語言文字，現今西拉雅人當中有許多罕見的漢字姓氏，其實都保留了西拉雅語中的家族名尾音，例如：段（Akatuang）、萬（Talavan）、穆（Domok）、買（Talamoy）、李（Tavali）等。而在荷蘭人離開臺灣後，西拉雅人仍持續使用羅馬拼音書寫自己的語言，或者用於記帳、訂立契約，長達160至170年之久（這批來源各異的文書，後來



臺南市東山區東河里，即吉貝耍部落。每年阿立母的聖誕千秋日，是吉貝耍部落一年一度的盛事，獻豬飼酒更是重要的儀式。





被統稱為「新港文書」），是臺灣原住民族中，以自身的母語作為書寫系統最長歷史的族群。

堅定不退縮的文化復振之路

或許是看不慣統治者的手法，又或許是習於在夾縫中保有骨氣，西拉雅族在當代平埔族群身份正名運動和文化復振工作上的聲名卓著。像是臺南大內鄉頭社部落、東山鄉吉貝耍部落，即以盛大、團結的祖靈信仰、年度夜祭和「牽曲」文化為人所知。此外，西拉雅族還有以部落共有的大型公廨，供奉「阿立祖」、「阿立母」或「太祖」，以壺瓶盛裝象徵神靈力量的「向水」，插以澤蘭枝葉等植物保佑平安。不只夜祭當晚程序嚴謹，直到夜半仍



圖1：吉貝耍部落現存的「竹管厝」。

圖2：吉貝耍部落學堂。



圖3：吉貝耍人會將玻璃瓶、瓷瓶、酒瓶等瓶、罇、甕盛水（稱為「向水」）插青，向水象徵保佑平安的祖靈力量。

燈火通明；「阿立祖」信仰更在族人生活中每日實踐，族人會在機車上綁著塑膠袋插澤蘭枝，父母在兒女出門時，也會折下澤蘭枝給兒女保佑行路安全。

除了延續傳統祖靈信仰的部落，臺南新化區口埤部落、左鎮區公館部落、高雄內門區木柵部落等地是虔誠的基督長老教會信徒。基督宗教並沒有阻礙西拉雅人追求文化復振的腳步，由於荷蘭時期留下的新港語《馬太福音》與長老教會的信仰工作直接相關，西拉雅人以語言學習和推廣為主力，或是將正名運動的訴求納入教會活動中，抑或是將教會的長輩關懷工作與口述歷史、傳統技藝等傳承紀錄結合起來。

雖然退守廣陌無煙的臺南、高雄、花東山麓，但西拉雅人找到了有尊嚴的存活之道，仍有越來越多年輕的面孔，繼續以他們的方式尋覓、守護祖先這4百年來從未放棄的堅定認同。❖



吉貝耍部落裡的牆面，彩繪族人在夜祭當晚舉行牽曲的畫面。



歷劫後重生的 大武壠Taivoan

若要說臺灣有哪個被稱為平埔族群最為矛盾的，就非大武壠族莫屬了。大武壠族人目前主要分布在高雄山區的甲仙、杉林、六龜、內門等地，比許多山地原住民現居的部落海拔位置都還要高。

大武壠族的原鄉曾居住在臺南玉井盆地一帶，包括大武壠頭社、霄裡社、茄拔社、芒仔芒社等，也就是後來被稱為「四社熟番」的主要群體。由於原居於臺南濱海平原的西拉雅人移往東邊的淺山移住，進而壓迫到大武壠族的生存空間，在至少18世紀前，大武壠族就往更深山的高雄楠梓仙溪及荖濃溪流域河谷移動，19世紀更有部分高雄大武壠人，再次沿著新武呂溪往花東縱谷遷徙。

大武壠族的悲傷歷史不單只是歷次遷徙，還有日據時期因涉入「噍吧哖事

件」，造成多人喪命。逃難和噤聲的記憶，讓大武壠人發展出揉雜了大武壠語和閩南語的密語「香蕉白話」，至今仍有部落長者會使用。

明顯的五官特徵 精湛的打獵技術

與馬卡道族相同，過去大武壠族曾被認為是西拉雅族中的一支；然而經過不同學者針對語言、文化細節的比對，加上大武壠族人強烈的自我認同，如今大武壠族已逐漸被視為獨立的族群。雖然血統的論調被視為迷思，但大武壠族的面孔相較之下十分突出，尤其是高雄楠梓仙溪和荖濃溪流域的族人，眼窩十分深邃，臉龐不比鄰近布農族人白，還要再黑得偏紅一些。行經台27線和台29線時，實在很難忽略一旁大小村落的大武壠人。

大武壠族人與山林生活保持非常密切的連結，當代的部落獵人仍會獵打山豬，並把山豬的牙齒做成項鍊，打飛鼠更是稀鬆平常；若是捕到山羌，獵人會將肉放在原地，待稍微腐爛之後，再取回用大火快炒食用。大武壠人自古養鹿，鹿寮設置在山邊，每年皆取鹿茸煮湯及做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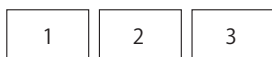


圖1至3：每年農曆9月15日，六重溪的大武壠人會舉行夜祭，從太祖起駕、獻豬、牽曲、翻豬、燒紙錢，是目前六重溪部落大武壠人對太祖獻上敬意的方

不被天災打倒 傳唱族群的勇氣

大武壠族部落與山林環境的關係，也反映在當今的文化復振工作項目中。如臺南六重溪部落記錄獵具的製法、山徑和傳統領域的範圍；高雄荖濃、枋寮部落以八月豆、雨來菇等特有的食材，製作傳統料理食譜；日光小林部落普查民族植物的傳統名稱和功用，在災後永久屋部落中復育，甚至將調查成果出書，以種回小林村的記憶。

小林部落極早便開始復振祭儀，卻在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中慘遭滅村，遷到山下的永久屋後從傷痛中重新以歌舞戲劇、刺繡與竹籐編等工藝撫慰人心。高雄地區的大武壠部落在莫拉克颱風中受災的不在少數，族群的災後重建工作便圍繞著年度祭典的傳統文化復振工作展開。每年農曆9月半，大武壠人在全村的公廨前舉辦夜祭，大武壠族的公廨特色之一在於有「向神柱」和「向神座」，他們以「太祖」或「番太祖」稱呼崇祀的神靈，以「牽戲」稱呼男女一同拉手的圍舞和吟唱。

如今夜祭的舉辦對大武壠族人來說格外重要，不只是因為祭典本身是展現族群文化、身份認同的場合，在隆重卻謹慎、看似歡快卻滿懷心事的祭典中，更具有當代的意義，是大武壠人縫補創傷、拉近彼此的契機。一次次舉家遷徙、遭日軍追捕逃難、風災毀家重建，這些對部落和個人造成的、時間厚度堆疊的撕裂，都將在太祖的照看和族人的吟唱中被撫慰。❖❖



上：為種回小林村的記憶，大武壠人會傳唱族語歌謠，留住Amumu（祖父母）的聲音。

下：頂荖濃的大武壠人在太祖所處的公廨獻祭，慶祝太祖聖誕，也祈求太祖庇佑荖濃部落大武壠族人。



錯置的名字：

~~洪雅Hoanya~~ 羅亞Lloa、阿立昆Arikun

過去，社會上經常以洪雅族、和安雅族，稱呼遍佈雲嘉南和中彰投地區的諸多平埔族群村社，但這個由伊能嘉矩所記錄、通行已久的族稱，其實很可能是由閩南語 Hoan-á（番仔）轉化而來，並非真的有此族稱存在。被歸類於洪雅族之下的羅亞、阿立昆兩個支族，或許更適合稱呼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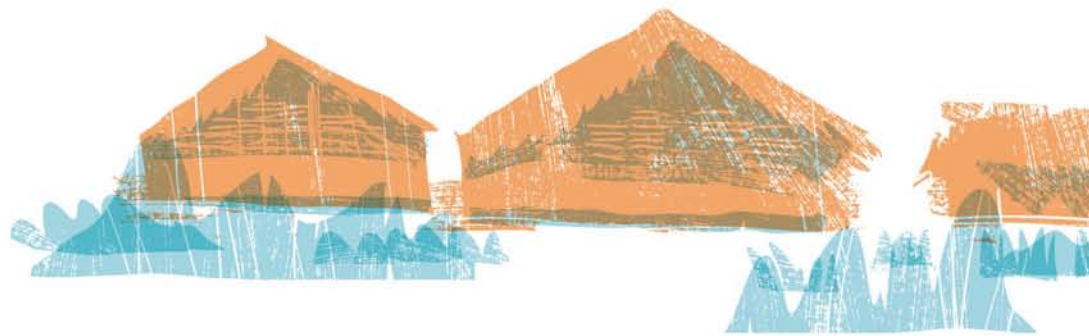
史上，羅亞分布在雲林、嘉義、臺南北部地區，而阿立昆則分布在臺中、彰化、南投西側一帶。

目前我們對羅亞和阿立昆人的歷史上發展所知並不多，至少在19世紀前，受到原居埔里的埔社原住民邀請，已有部分的羅亞和阿立昆人跟隨中部其他平埔族群進入埔里開墾、定居。至今住在埔里的枇杷里和杷城里，也就是埔里鎮的整個東部和東南部區域，其實都是羅亞和阿立昆人的後裔。

闕失的歷史紀錄 文化追尋的阻礙

據記載，1897年伊能嘉矩亦曾記錄下一連4天的盛大年度祭儀，過程中包括走鏢、祭祖（Teivakkai）、打鹿（Murao）以及會飲（Manitan）等祭儀，會由接近婚齡的少女穿著禮服擔任主祭。九二一大地震後，枇杷里曾經數次舉辦「洪安雅





族文化祭」活動，試圖以伊能嘉矩記錄下的祭典為原型，進行文化復振工作。雖然羅亞和阿立昆人的社會、文化已經遭遇劇烈的變動，但藉著「洪安雅族文化祭」的舉辦，也促進九二一大地震災後重建和社區營造工作，重新凝聚埔里鎮東南地區諸多聚落的人群和記憶的方式。

除了文化祭儀，如今博物館中典藏的羅亞、阿立昆文物，以更鮮明的方式證明他們的存在，以及曾經還算充裕的生活方式。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中留下的「和安雅」族（按博物館典藏分類）衣飾，與中部其他平埔族群如噶哈巫、巴宰族等，有相似的剪裁，但織紋圖樣的風格相當獨特，以飽和的紅、藍色線在白色的麻布上呈現繁複立體的菱形紋、人形紋等。

羅亞和阿立昆人目前要推動文化復振工作看起來相當艱辛，我們也不應忘記，與其他原住民族相比，羅亞和阿立昆族

並沒有減少努力過，也未忘卻經歷的苦痛。遠走他鄉、受迫、遺落或者忘卻，歷史命運讓每個族群都面臨了各自的機運和難題。文獻的缺乏不應該讓我們在歷史面前變得狂妄，在時間的橫斷面，各個族群的處境差異、幸與不幸，只是暫時的不同。羅亞和阿立昆人需時時憶起祖先在織就、披上那些華美、細緻的禮服時，所散發的從容自信。❖



人人都是平埔原住民？！

文／郭柏均 插圖／James Lee

在臺灣，你絕不免會聽過的都市傳說：只要你有某項特徵，你就有原住民血統喔！

但究竟有多少臺灣人，是真正的平埔原住民族後代呢？居住於臺灣平埔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歷經荷蘭、西班牙的侵略，鄭氏、清帝國與日據時期的治理，平埔原住民族群不斷遷徙，並因同化政策的推行，與漢族混居、通婚，導致族群文化逐步消逝，身分的認定也漸漸變得模糊且難以指認。

原住民的身體外觀，在先天基因的遺傳上，擁有與其他族群不同的外貌。但隨著社會越趨多元與開放，族群的遷徙與融合，使得先天的特徵也產生許多變數。在無法以確切的血緣證據確認原住民身分的狀況下，一些獨特的身體特徵，便成為塑造「你是在臺灣原生原長」的表象。

但是對自己的來歷與家族脈絡有興趣的你，可不能被這些子虛烏有的迷思矇騙。想要找到自己的根，我們提供更有依據的方法給你！

原住民血統三大誤解

1

傳說中的祖靈線！

據說，只要把手肘彎曲，小手臂靠近彎曲處約2-3公分的皮膚上，若有一條明顯的橫線，就可能有原住民血統喔！



2

你的雙眼皮夠深嗎？

因多數原住民的臉孔輪廓較深邃、顴骨較高且容易有雙眼皮。因此，有雙眼皮的人，很可能就是原住民！

3

你的腳趾甲有裂紋嗎？

如果腳的小趾頭旁邊有多一塊趾甲，或是小趾甲上有裂縫，可能你就是原住民喔！



正確的辨別方式

到戶政事務所去吧！最有根據的方式，就是到戶政事務所查詢日據時期，家族的戶籍謄本資料。



帶著自己的身分證及印章。



接著去戶政事務所辦理，向服務人員說明要查詢的——日據時期的戶籍資料。



3

服務人員會確認你的身分，並調閱戶籍資料。若是資料的種族欄標記「熟」，就表示你是平埔原住民族群之一囉！

除了查閱戶籍，還有其它方式！

1. 舊地名辨別

過去的地名是祖先根據當地的自然景觀、歷史發展，或是文化特色而命名，所以說不定能找到祖先的線索喔！

- (1) 源自舊地名音譯：臺灣現在有許多地名，是根據平埔原住民舊社名稱而直接音譯。像是屏東市舊稱「阿猴」，是因為過去是馬卡道族Akao社的舊址，「Akao」以漢字表達，就成了阿猴。
- (2) 有「番」、「社」字：過去為了區別漢人與平埔原住民，在地名上會加上「番」或「社」，以表達不同。如「社仔」、「番仔寮」等等。
- (3) 特殊用字：在將平埔原住民舊居地漢譯後，經常沒有對應的字，為了方便表達，便會將類似的字加上口字邊，如「噍」、「吧」、「呷」等字。像臺南玉井舊稱「噍吧哖」，便是平埔過去居地之一。

2. 姓氏辨別

過去為了統治者管理方便等需求，強迫平埔原住民更改為漢姓，因此平埔上的諸族便會更改使用某些姓氏，例如常見的潘、羅、卓、兵、蒲……，可以查詢看看自己的姓氏有沒有符合！

參考資料

◎劉還月、陳柔森、李易蓉，《我是不是平埔人DIY》，臺北：台灣原住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部落好朋友，〈是不是平埔原住民該看DNA還是手臂那條線？3分鐘懶人包出爐，讓我們立刻尋根去！〉《MATA·TAIWAN》，<https://www.matataiwan.com/2016/07/29/pepo-plain-indigenous-aboriginal-identification/>，2016年。

沒有名字的人

身分認同的猶疑與反思

文／梁雯晶 圖／《沒有名字的人》提供

有一群「沒有名字的人」，他們在身分認同上共同遭遇過類似的迷惘，他們可能是平埔族群、已疏離原生族群的都市原住民，或是原住民族與閩、客、平埔族群的「混血兒」。這群人決定用文字代替獵槍，將一張張模糊不清的面孔，從歷史的暗河中打撈出來，寫下每一個案例的生命故事。



《沒有名字的人》團隊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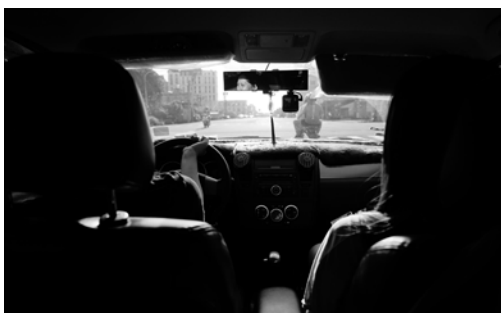
2013年，一場反核遊行聚集來自臺灣各大專院校的原住民社團學生。在公民意識崛起、社運學運風起雲湧的後解嚴時代，他們青春正盛，迫切地關心社會議題，進而相互串聯。

「我與其他3、4位具有平埔族群身分、都市原住民同伴，因為這個契機認識，發現彼此的生命經歷有相似之處，促使我們開始思考如何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的故事。」《沒有名字的人》成員，同時也是馬卡道人的余奕德回憶道。

「我是誰？」的疑惑

《沒有名字的人》在2014年以臉書為平台成立，他們走遍臺灣各地，用採訪書寫的方式，記錄一則則曾在身分認同中感到迷惘的生命經驗。這些案例以平埔族群的青年世代為多數，他們大部分對於自己「漢人」的身分從小深信不疑，直到成長階段因某些契機發現祖先「熟番」的身分，才開始在身分認同上產生疑惑——我是誰？

詰問、迷惘、挫折等多種複雜的情緒，在這群青年世代找尋自我的過程中，如幽魂般反覆出現，「一開始會憤怒，為什麼政府不承認我們？」余奕德坦言，最初對於爭取法定身



為了蒐集題材與故事，《沒有名字的人》走遍臺灣各地，火車、自駕、步行都是他們深入在地的交通方式。

分很執著，彷彿一翻兩瞪眼，身分認同只能在「是」與「不是」間徘徊。

但經過這些年的行動參與，他們的想法漸漸有了轉變。余奕德拋出疑問：「為什麼我們非得要選擇一個身分，才能作為自我認同？當沒有了身分，認同也隨之消失嗎？」

對於「原住民」的想像

在現代政治、社會氛圍的激化下，身分認同成為當代共同的焦慮，這種焦慮不限於平埔族群，包含都市原住民也有相似的遭遇——「不會母語憑什麼說自己是原住民？」、「是不是為了考試加分才取得原住民身分？」

余奕德舉例，有一個案例是本來具有法定原住民族身分的都市原住民，後來因為家庭因素而主動「取消」身分。但對他來說，這反而是一種心靈上的解脫，因為他不用再被指責「不像原住民」，反倒在自我認同上不斷掙扎。

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的身分，有既定框架的想像，可能是外貌、語言、文化等比較標準，或是對其瓜分資源的敵意。而此種多重的想像往往會造成平埔族群、都市原住民，以及具有特殊歷史背景的原住民族青年（如屏東縣滿州鄉排灣族），在形成自我認同時產生巨大的挫折。

流動的身分認同

「一開始，我們希望藉由這個計畫，讓原本模糊的面貌轉向清晰，但是越到後來越發覺沒有辦法。」余奕德以鏡頭聚焦來比擬，他們曾經急切地想要找尋答案，但逐漸發現也許根本沒有正確答案，「身分與認同應該分開來看，身分是國家賦予的，附帶一定的權益責任，認同則是一種心理狀態，可能會因為生活文化的不同而產生流動。」

生活在這個世代的我們，必須面對臺灣、中國、泛平埔族群、泛原住民族群等多種身分認同的激盪。《沒有名字的人》試圖在大寫歷史外，撐開縫隙，找尋隱藏於其中的流光，跳脫既有的「原住民族」框架，描繪這群無法被界定身分和歸屬，甚至文化語言已消失在歷史中的族群面貌。

對於身分認同這件事，余奕德目前仍然沒有肯定的答案，「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沒有名字的人』這件事情必須不斷地被看到、被思考，未來才有可能激發出更多的想法與答案。」❖



《沒有名字的人》為細膩的呈現每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會花費長時間深度訪談，掌握每個人成長歷程的轉變與發展。

通靈少年尤威仁

代理阿立祖為世人指點迷津

文／涂心怡 圖／蔡宗昇

拿起兩顆包葉檳榔，尤威仁閉上雙眼虔誠祭拜。一晌，他放下手中的檳榔，拿起供桌旁的一瓶米酒，先在碗裡斟了些酒，自己喝了一口，緊接著「噗」的一聲，將嘴裡的酒噴灑在供桌上，完成祭拜模式。尤威仁所祭拜的，並非漢人民間信仰的神明，而是屬於西拉雅族的祖靈阿立祖。

尤威仁打趣說，自己身兼兩份工作，身為殯葬業者的他，主要職責是為死人而奔走；其它時間，他則是阿立祖所選定的尪姨，得執行阿立祖交代的事項，又或者是為迷茫無解的信徒，尋求阿立祖的指點。

通天眼 見鬼神

尤威仁14歲開始擔任尪姨，但在更年幼的時候，他與這些「異象」便有所接觸。「從小走路就會閃來閃去，因為我要閃『人』。」尤威仁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旁觀者卻認為是精神異常；他不僅走路怪異，就連在學校，也時常對著大樹及大象溜滑梯自言自語，「當時老師還很直白地跟我媽說，要帶我去看精神科。」

十四歲成為阿立祖的尪姨，西拉雅族青年尤威仁至今已替信徒解決不少疑難雜症。他四處尋找破敗的公廨、撿拾無人認的屍骨；對尤威仁而言，尪姨的生活不僅是一份工作，也是阿立祖在教導他，該如何好好為人。



「牽亡」是尤威仁的工作之一，會在喪葬儀式中「表演」，以引領亡魂到祂該去的地方。



尪姨扮演著人類與靈界溝通的媒介，由祖靈阿立祖決定誰能作祂的代理人。在祭祀時，檳榔與米酒是不可或缺的材料。圖為尤威仁日常「牽亡」的工作情形。



直至小學三年級的暑假，尤威仁回到嘉義外祖父母家，眼前中元普渡的100個供桌，原本只有百來人；但是當香一插、酒一倒，道士的鈴聲響起，瞬間湧入兩、三百位飢腸轆轆大啖供品的「人群」，嚇得他嚎啕大哭。

大人將尤威仁帶入廟裡，關聖帝君起駕，直言：「這孩子看得到。」這才解開所有人的疑惑。

擔尪姨 解迷惑

指著自家上下兩方供桌，尤威仁解釋，高供桌上祭拜的是公家的阿立祖，矮供桌則是私家的。談起阿立祖，尤威仁像是提起老朋友般的輕鬆自在，「小時候我常常看到阿立祖，祂很高、是個女生，而且頭髮很長、穿一身白衣打赤腳，但總是看不到臉。直到祂選中我當祂的尪姨，我才看到祂的真面目。」

被阿立祖選上，尤威仁始終保持正向樂觀，但他也說：「其實我比較想當一般人，我常想如果我看不到這些，人生是不是就不會那麼坎坷？」

而立之年的尤威仁，兒時曾遭霸凌，在長大成為阿立祖的尪姨後，也受到街坊鄰里的訕笑。直到有一位太太因被枉死的女人

跟上，四處求神拜佛並全身畫符，卻總在午時過後像變了個人似的，不僅會在農田裸身奔跑，還拿菜刀要殺自己子女；在當地神祇虎爺的指點下，找上尤威仁後，才同時改變了兩人的處境。

「阿立祖只花10分鐘、不到1千元就解決了。」尤威仁記得，當年他才高中二年級，村民們對他完全改觀，也讓他被指指點點的生活恢復寧靜。

向祖靈 學族語

擔任阿立祖的尪姨，首要克服的是語言的障礙，「阿立祖講族語，我媽根本聽不懂，常常翻譯錯誤，還會被阿立祖用棍子鞭答。」阿立祖上身後，尤威仁便失去意識，擔任翻譯工作的母親可就吃足了苦頭。

「我們跟阿立祖足足溝通了1年，請祂學我們的話，畢竟祂學比較快。」尤威仁坦言，雖然家族世代都是唐山公、平埔嬭，但他一句平埔話也不會，是這10幾年才從阿立祖身上學了一些單字，「之後我就去考認證，發現還真的是這樣說！」

面對族群認同問題，阿立祖僅要尤威仁稱呼自己尪姨，而非漢人所言的乩童，其它的安然放下即可。阿立祖明示：「你是現代人，不需要去處理族群歷史，你自己的事情就已經夠多了。」

如今，倘若他人提到族群意識，尤威仁皆回應：「在你們的心目中，阿立祖若是西拉雅、馬卡道或是大武壠族，那祂就是。祂的形式怎樣擺設都好，重要的是祂的存在，祂是我們的祖靈。」❖

七年級導演林名遠

用紀錄片書寫原住民歷史

文／陳怡如 圖／林名遠、原文會提供

對導演林名遠來說，紀錄片不只是用鏡頭說故事，它更是一個媒介，讓他能恣意探索臺灣歷史。透過一部部與原住民議題相關的影片，他以族群的觀點，補足了臺灣隱而未現的歷史空缺。



林名遠在嘉義特富野部落專心拍攝的模樣。



有著一張深邃臉孔、眨著一雙大眼，口中細數著過去曾拍攝的原住民影片，包括最近甫在原住民電視台播映的荷蘭時代西部原住民族紀錄片；如果不明說，大概多數人都會以為，這位7年級生的紀錄片導演林名遠是位原住民，但其實他是來自嘉義的漢人囡仔。「從小我就一直被人家誤會是原住民，我大概有一張原住民的大眾臉，我進入任何部落，大家都覺得我是自己人！」林名遠笑著說。

林名遠投入拍攝原住民題材的契機，是從就讀大傳系開始。當時系上與原民會合辦第一屆部落人才影像培訓營，隔年營隊又和臺灣重要的紀實攝影雜誌《人間》合作，老師帶著學生重回拍攝場域記錄，其中包含震驚全臺的湯英伸事件、海山煤礦礦災，以及蘭嶼觀光化等原住民議題。

《人間》雜誌的拍攝經驗，為林名遠帶來極大影響，也成為他一頭栽入紀錄片的主因。林名遠說：「這些前輩進入拍攝場域還有跟受訪對象的相處方式，不是壓制，而是當朋友，甚至是腰彎的比他們還低，完全觸碰到我的內心。」

從八八風災深入部落生活

大學畢業後，林名遠考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那年夏天遇上重創臺灣的八八風災，林名遠帶著攝影機便趕赴屏東三地門部落。「去到當地震撼很大！學校裡住了很多災民，我們走了10幾公里的路去更上面的部落，但路都不見了，當地人只好自行搶通道路。」即使風災已過10年，但林名遠依舊歷歷在目。

那陣子他與所上同學在屏東市租房子，搭公車往返三地門與屏東，持續約3個月，這是他第

一次深入部落，也是第一次和原住民一起生活這麼久的時間。就像是開關被打開一樣，後來他陸續參與拍攝電力到不了的「黑暗部落」大同大禮部落、風災後的那瑪夏部落、臺灣最早的原住民棒球隊「能高棒球隊」，以及鄒族228事件等紀錄片。長期在原住民的環境中打滾，讓林名遠遇見了人生伴侶，如今已是鄒族媳婦。



林名遠與鼓太影像團隊合作，團隊空拍師拍攝之小琉球潮間帶。

納入西部原住民 補足臺灣歷史空缺

多年來，林名遠始終透過鏡頭記錄原住民故事，「因為只有接觸原住民，我才可以認識臺灣真正的歷史。」他近期拍攝的荷蘭時代西部原住民族紀錄片，講述一開始荷蘭人來臺將小琉球社滅族，接著與西拉雅族互動往來，最後擴張至臺中，遭拍瀑拉族抵抗的歷史故事。

現今小琉球島上的熱門景點「烏鬼洞」，正是過去5、6百名族人被殺害的地點；但洞外的解說牌，卻說這裡是以前從歐洲來的黑奴居所，「其實這就是臺灣原住民要談轉型正義的開端，政府沒有正視小琉球社的存在和歷史，還讓觀光客踐踏他們死亡的地方。」林名遠直白地說：「如果不納入西部原住民族，臺灣就會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島嶼啊！」

但西部原住民卻因漢化較深，難以保留原有的語言、文化和傳統領域，成為現在爭取身分認同的最大

障礙，也常成為外界誤解的主因。林名遠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次訪問拍瀑拉族耆老，耆老感慨地表示，附近許多土地是部落以前的傳統領域，沒想到聽到這句話的漢人鄰居竟激烈指責：「這些土地是我買的！怎麼會是你的？你連土地都沒有了，你們根本已經不是原住民了！」

「我當下真的是氣到發抖！」林名遠沉重地說：「明明擁有歷史跟身分，卻被羞辱、抹煞，這是多大言語上的傷害！臺灣是一個多族群國家，沒有人可以剝奪其它族群的詮釋權。」

反觀自己，林名遠其實不喜歡被稱作「漢人」，「有時我很羨慕原住民族，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誰，但我們真的知道我們的根源從哪邊來嗎？」

不管西部原住民的族群表徵是否還在，林名遠認為，他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們是用身體書寫歷史。」林名遠選擇用鏡頭與他們站在一起，也讓臺灣的歷史有了重新定義的可能。❖



上：拍攝紀錄片需長期蹲點在地，林名遠也因此與影像工作團隊及部落夥伴培養出濃厚的情感。圖為團隊在吉貝耍部落與族人段洪坤老師之合影。

下：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是拍攝紀錄片獲取素材的重要管道。團隊至拍瀑拉族沙轆社，訪問大肚社耆老張麗盆之畫面。

平埔族群的未竟之路

文／Alak Akatuang 段洪坤（臺南市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總幹事）

美國歷史學家James Clifford在其著作《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中提到：「每個大洲，殖民入侵和強制同化的倖存者都在復興傳統文化，重新連接於失去的土地。他們在一個持續藐視和誤解他們的宰制性政權內奮鬥，而他們的存續本身就是一種抵抗形式」。這段話放在20年來努力做回自己的平埔族群身上，最恰當不過了。

平埔族群的文化復振或是復名復權運動是現在進行式，「努力活著被看見」是我們族裔的族群文化工作者勉勵自己的一句話；「我們一直都在」，不是學校歷史課本中所說的「逐漸融入漢人社會中而消失」。雖然我們努力對外發聲，努力復振文化，但是這條路，還是條「未竟之路」……。

文化復振之路

1980年代，臺灣社會興起「本土化運動」，政府的文化政策促進在地文化的抬頭，也促成臺灣人追溯文化根源的浪潮。平埔族群後裔在這波潮流裡被帶出來，勇敢承認自己的

族群身分、追尋自己的母文化；再加上民間文化工作者及學界的推波助瀾，曾經讓所謂「平埔文化」成為文化研究顯學。

雖然近10年來學界的研究熱度已漸漸冷卻，但是這股文化研究與復振的工作，反而返回各部落，各族族人自己擎起文化復振的大纛，從耆老口述歷史訪談、族服追尋重製、民俗族物調查復育、編織與十字繡工藝重拾、飲食文化再現、狩獵文化傳承及傳統信仰文化復振等，找回族群曾經失落的記憶。

2012年，我作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族群委員，提案建議原民會「平埔事務推動小組」運用經費，輔導各平埔族群提案申請執行「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於是政府開始挹注文化復振經費，幫助各族培養部落文化復振人才，並由專家學者協助部落從事相關族群文化的重建、記錄、傳承；推動8年下來，已有7個族、22個部落執行完畢，或正在執行文化復振工程，多位原民會長官對平埔族群的復振文化成果也讚譽有加、刮目相看！

這有意義的計畫鼓勵許多仍有「人」群聚集的平埔族群部落，認真努力做文化，也間接



提升文化與身分的認同感。但是，這條文化復振之路畢竟是要用「心」重返祖先的路，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而且要走在正確的路，也要慢慢走不能急，好好觀察、了解這路上祖先留下的文化足跡。

這些年，我除了帶領吉貝耍團隊執行此計畫，也擔任各部落文化復振講師及陪伴顧問；我發現在復振過程中，族人只想趕快在計畫中呈現成果，卻忽略「文化差異」區辨研究、「文化微觀」細節研究，以及帶出部落「人」的活力。舉例來說：這幾年各族努力在族服重製及找回織布、十字繡工藝，但是未能注意區辨周邊族群或是文獻普同性的錯誤描述，導致在重製族服時，誤拿了他族族服的形式板模、繡織紋、配件來混搭而不知。另外，未深入了解傳統繡織紋的文化意涵、不嘗試解讀祖先繡織這些紋路的背後脈絡，便急著把這些繡織品當成商品販售，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詮釋下即商品化，這樣的文化復振是會對不起祖先的。

從事文化復振工作，一直在跟時間賽跑，搶救文化資產是各族群共同的焦慮，平埔族群也不例外。我們目前訪談具有豐富地方知識耆老的工作，還是不夠積極全面，真的要加把勁！文獻的爬梳再整理，也是文化復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在這段期間陪伴部落的歷程，我發覺返鄉青年或在地青壯輩的領導者，對於這件工作似乎

吉貝耍部落西拉雅族人，
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現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平埔事務推動小組副召集人、
臺灣平埔原住民族文化學會秘書長、臺南市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著有《走進吉貝耍》、《平埔聚落現況調查—臺南區》、《西拉雅遺珠》等書。

無法系統性、深入性的做知識建構，唯有文獻與地方知識的相互搭配，才能讓文化復振之路走得穩健、走得有自信。

復名復權之路

與其說是「平埔族群正名」，不如說「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來得更為貼切。從1980年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開始，平埔族群在爭取原住民族權利及正名運動上沒有缺席，大家一起努力把「山胞」正名為「原住民」；而1990年起的平埔族群運動，為的是恢復自己的族群權利及個別族名身分。

歷經20多年的街頭抗爭、體制內的衝撞對談，復名復權運動看似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是以族群運動老兵的角度來看，這條路前方充滿迷霧，讓人迷失方向、看不清楚前方。

以西拉雅族為領頭羊的平埔族群運動，在2006年有不一樣的進展。在我與族人共商的策略下，達成臺南縣政府宣布西拉雅族是「臺南縣縣定原住民族」的政策突破，並且讓族人以日據時期戶籍登記種族「熟」者的直系親屬後代，補登記為「平地原住民」。當年有高達12,478人符合登記資格進行登記（2009年4月15日止），掀起一波波爭取法定原住民身分「地方V.S.中央」的行政訴訟攻防；雖然在法律層面受挫，但已達到我們當初設定「地方包圍中央」的效應，社會開始真正注意平埔族群置身未明的問題。

終於，2016年盼到高層政治人物關愛眼神，蔡英文競選總統時的政見拋出「尊重平埔族群自我認同權，歸還民族身分及完整民族權利」的議題，讓這群被鎖在臺灣歷史隧道裡的「非法原住民」，彷彿看見了曙光、歡欣鼓舞，大家皆認為這應是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的最後一哩路！孰知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在政策的轉彎及特定原住民立法委員掣肘下，4年快過了，平埔族群的原住民身分還在紛紛擾擾討論修法中。說好的「歸還民族身分及完整民族權利」，變成「修改原住民身分法增列平埔原住民，權利另以法律訂之」。執政當局的操縱，各族群之間產生分裂甚至對立，有的族人堅持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並要求權利無差別；有的族人暫時接受「平埔原住民身分別」及權利差異，但是要求有「日出條款」，日後依各族發展狀況，修正政策，給予平原身分及完整權利；有的族人全力支持政府訴求「先求有，再求好」的口號，力推修法趕快通過。外部的阻力也依然詭譎紛現，幾位原住民籍立法委員用力阻擋《原住民身分法》修法的進度，散播平埔族群將「搶奪稀釋資源及原民性」的舊調，所以目前法案還是在立法院「政治角力」，看來在蔡英文總統此任期中，這個法案是難以過關。

我們以為的最後一哩路，卻仍然在原地踏步，未來復名復權的路怎麼走出光明大道，其實我不樂觀。法定原住民族的傳統領

這條復名復權未竟之路，
還要走多遠才能看見黎明？
繼續走下去是康莊大道，還是狹窄小路？
我們真的不知道。

域或「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等政策，也都在政府強推「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後，引起原住民族內部的批評反彈——不知道有多好，為什麼要答應先有？

平埔原住民的法治身分取得問題如出一轍，姑且不論另立平埔原住民身分的爭議，「權利另以法律訂之」根本沒有拿出來討論過，這樣的支票頗令人擔憂。只希望平埔族群不會淪成「文化族群」認定，給身分卻沒人權，而只有集體權；如果不幸如此，那20多年來的努力真的令人失望灰心！

2012年起，原民會每年編列1,500萬元經費，以扶植平埔族群的語言文化復振工作，上述的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便是其中之一。面對政府「包裹式族群認定」方式，未來的路真的崎嶇難行。平埔族群各族的狀況不一、人群意識落差大，10幾個族打包一起處理，要形成共識有先天上的難度；再加

上族人未能妥善研討政策、提出清楚的策略論述，跟政府談判只有妥協，要達到族群正義的翻轉，難度真的不小啊！

這條復名復權未竟之路，還要走多遠才能看見黎明？繼續走下去是康莊大道，還是狹窄小路？我們真的不知道。這種茫然無奈，就如同這首詩表達的心境：

光在這邊 光在那邊
徬徨歷史隧道裡 光 是掙扎
Ta'u在那邊 Ibutun¹在這邊
狐疑在那邊 詭笑在這邊
我要往哪邊 多久
黑暗裡摸索認同繩索 光 是祖靈的呼喚
祖靈啊 那邊鐵欄杆 那邊鐵欄杆
枷鎖還在那邊
身後這邊 八五信徒聲量摀住那邊呼喊²
這麼近那邊 光 是虛幻的

註1：西拉雅語「Ta'u」及「Ibutun」，分別是人（自稱）、漢人的意思。

註2：社會上瀰漫林媽利不正確的血緣說法——85%人有原住民的血源。

哥倫比亞原住民族生存危機

學習知識 找到新的生活方式

文／涂心怡 圖／《LiMA新聞世界》提供

武裝衝突、外來迫害與屠殺，逼得哥倫比亞Maiben Masiware族人必須遷徙他方，倚賴捕魚和打獵維生的游牧族群，開始學習定居農耕。不僅是和自然環境的互動方式改變，同時也對文化造成傷害。生存，成為遷移後最重要的課題。



在過去的傳統文化，Maiben Masiware族人若是需要食物，會以狩獵及採集的方式取得食材。但如今，他們必須適應環境、學習種植不同的作物，以避免飢餓之苦。

位在南美洲的哥倫比亞總人口數約4,300萬人，其中約有100萬的原住民族人口，分成至少90個族群，多數集中在東南部區域。從16世紀歐洲殖民者進入南美洲以來，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不斷受到擠壓；近代，原住民族更是無端捲入已在哥倫比亞延續半世紀之久的武裝衝突，被迫遷離原居地以躲避戰亂。在哥倫比亞，每年有上百位族人無辜犧牲，至今已至少27個原住民族群面臨消失危機，18個族群陷入極度危險的處境。

居住在哥倫比亞東部Orinoco河流域的Maiben Masiware族，受到外來殖民暴力的影響，族人可依存的自然資源越來越稀少，飽受糧食不足、封閉隔絕，

以及環境遭受破壞之苦。為了生存，族人只能改變生活方式。

環境受限 文化生存面臨挑戰

Maiben Masiware族自古以來便為游牧民族，過去40多年，他們生活的領土範圍不停縮小，遷徙路徑不斷縮短，狩獵和採集的範圍已嚴重萎縮，族人因此深陷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困境。

「過往我們會去狩獵，如果有人肚子餓，就到附近打獵、取肉，或是採集水果、塊莖類作物，我們根本不用擔心食物來源。」原住民保留區委員會領導人Magdalena Echoa Dewua無奈表示：「我們習

慣不斷逐水草而遷徙，但現在環境不允許，移動相當受限。」

哥倫比亞東部的草原和河流區域，曾經是Maiben Masiware族人幾千年來的美麗家園，族人和土地的關係非常親密，文化發展也與土地緊緊相繫。但現在，他們和土地固有的互動關係改變，文化和傳統也逐漸分崩離析。

Magdalena Echoa Dewua認為，文化指的是實踐所認同的事物，無論是歌唱或是狩獵，每一件事都是儀式，「我們打獵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我們共生共存的方式，甚至是食物、



語言和舞蹈，這些都是我們之所以是Maiben Masiware族的要素。」

轉變生存方式 結盟外來援助

文化從來就非靜止不動，因此族人深知，在抵抗殖民力量進犯的同時，也不必排斥外界的援手，像是天主教聖母聖心愛子會的傳教士，就是重要的盟友之一。

「過往族人是在好幾百萬公頃的土地上覓食，可以找到好幾種不同的塊莖作物、動物及水果，現在卻不復可能。」聖母聖心愛子會傳教士Jose Abelardo Salgado觀察，Maiben



工業化的大型農業不斷侵蝕當地環境，其所發出的聲響也嚇跑當地鹿群。下圖為因農藥滲入灌溉渠道中，飲此處水源的牛群因而死亡，也為當地帶來疾病。

Masiware族面臨食物取得受限的困窘，「領土上的限制，造成兒童營養不良跟糧食短缺，所以我們開始教導他們種植糧食作物，讓他們可以運用農耕來獲得更多食物。」

部落居民Enrique Duma充滿感謝地說，至今他們已經學會種植甘蔗、玉米、絲蘭、大蕉、南瓜及西瓜，教會甚至舉辦工作坊以共同討論相關農業知識，「以前我們完全不懂，現在略知皮毛，至少就不會挨餓。」

無懼工業化浪潮 學習新知守護族群文化

儘管國際上對原住民族權力的確認和立法，看似有逐步進展，但仍缺乏確切落實的意願。原住民族無價的文化價值並未受肯認，在歷史上長久以來被排擠的事實也遭忽略。工業化的大型農業在Maiben Masiware族居住的區域引來大規模的乾旱，而用在石油榨取的機械所發出的聲響，也嚇跑周遭鹿群，在現代化浪潮推進下的每一天，都是對原住民族生存的考驗。

但族語教師Pedro Luis Tobuno Siba仍樂觀認為，即使環境困頓，他仍堅信部落族群的文化並不會因此消失，「文化必須透過傳統慣習而延續，為了讓文化不死、讓慣習不死，我們更要努力奮鬥。」

哪怕困難重重，為了下一代的福祉，族人沒有放棄的打算。他們選擇團結一致，採取行動應對挑戰，在保存傳統智慧的同時，也跟盟友學習新的生存知識與方法，並且為自己的權利而奮戰！❖

噶瑪蘭族奇立板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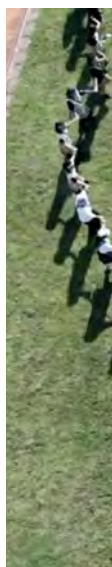
蘭陽平原上的奇蹟

文／涂心怡 圖／《LiMA新聞世界》提供

自漢族及清代外來殖民力量進入蘭陽平原後，在此居住的噶瑪蘭族便遭到空前打壓。如今，生存在蘭陽平原的奇立板社族人，向花蓮新社部落族親重新學習，一點一滴拾回族語、祭典以及族群文化，要向世人證明，他們一直都在！



蘭陽平原不僅是臺灣著名的觀光景點，而這塊土地同時也是噶瑪蘭人的傳統居地。



緊臨太平洋的宜蘭縣蘭陽平原，景色優美加上物產豐饒，在漢民族尚未進入墾殖前，這裡是噶瑪蘭族人的傳統居地。「Kavalan（噶瑪蘭）」意為平原之人，即使飽經外來民族入侵，他們仍未在這塊土地上消失。

居住在宜蘭壯圍鄉東港村廊後的奇立板社噶瑪蘭族人，平時多半說著流利的閩南語，因過去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造成他們面臨語言、傳統文化、祭典嚴重失傳。

向族親取經 找回既有文化

身為噶瑪蘭族人，同時也是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潘朝成，回溯奇立板社既往歷史，直指這是一個相當強韌的部落，早在荷蘭時代就已經存在。「經過300多年的歲月，歷經漢人的掠奪、清代的統治、日本跟中華民國的治理，現在奇立板社一如當年荷蘭地圖上所標示，仍在原本的地方、保留原本的社名，令人感受到強烈的生命力。」潘朝成娓娓說道。

奇立板社91歲的部落領袖潘英才，回想過去受文化殖民迫害的過程，直言那是一段血淚斑斑的歷史，包括最重要的土地受到侵占、一路遭受歧視，讓他們百年來只能隱身在宜蘭平原生存，「可是我們從未忘記自己是噶瑪蘭族。」

生命力雖然強韌，但是多年來的同化政策，早已讓奇立板社在無形中流失了語言與文化。他們不甘於此，毅然決然在2019年即將進入尾聲之際，投入文化尋根之旅，前往花蓮新社與立德部落取經，並立下豪願，誓言將恢復舉辦已中斷百年的海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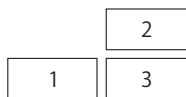


圖1：花蓮豐濱鄉新社與立德部落族人親自到奇立板社，教導與協助當地族人舉行祭儀的細節。

圖2至3：現今，噶瑪蘭族會透過報訊，邀請兄弟部落一起參與祭典。花蓮噶瑪蘭族新社在今年奇立板社報訊時，也承諾將會參與奇立板社的海祭與豐年祭。



為尋找及復振噶瑪蘭族的傳統文化，花蓮的噶瑪蘭族親尚開胸懷，親自教導、傳授噶瑪蘭的祭儀文化，雙方攜手恢復舉辦已中斷百年的海祭。

舉辦海祭 證明自己的存在

奇立板社發展協會理事潘玉峰是尋根團隊的靈魂人物，在他的成長過程曾受到歧視的傷害，但這些創傷如同結痂的傷疤，提醒他必須更堅定地找回族群文化及語言；因此，他利用各種學習族語的管道，期待從自己開始復振文化。潘玉峰發現，所有的文化、祭儀都和族語息息相關，「幸運的是，我們還有一個很穩固的族群文化堡壘，也就是新社部落的瑪蘭族親可以學習。」



潘玉峰分享，當新社部落的族親知道他們要找回海祭的心願後，不僅給予鼓勵支持，甚至當地的部落領袖跟發展協會理事長都數次親自來訪教學，而他們也前往新社部落報訊。

在噶瑪蘭族的文化中，早期的豐年祭意味著告知鄰近部落，其正值休戰狀態，期盼在祭儀期間與周遭部落和平共處；現今則透過報訊，邀請兄弟部落共同參與祭儀。

要找回傳統海祭並不容易，奇立板社部落族人對於儀式的任何細節都不敢大意。「復振這條路我們走得很辛苦，我們也明白，文化流浪那麼多年，要一次到位是不可能的，所以至今還在努力，現在大家都團結了起來。」雖然艱辛坎坷，但是陳玉峰語氣中卻充滿著能量。

從祭歌、舞蹈到儀式，奇立板社族人從零開始學習。《我們是Kavalan》這首歌已無數次迴盪在部落的夜晚裡，族人們攜手哼唱共舞，就算聲音唱到沙啞，依然持續大聲齊唱。舉辦祭儀的前夕，大家的汗水與淚水交織，彼此攜手圍成一圈，象徵同心，也是並肩向前行的動力。

海祭當日，奇立板社族人以歌聲與舞蹈，渴望喚起其他各社族親的認同，恢復祖先給予的身分，並以噶瑪蘭人的身分重新站在蘭陽平原上。他們要以行動告訴世人，「我們一直都在！」❖



Kakudan時光機 一趟趟文化穿梭之旅

文／陳怡如 圖／《Kakudan時光機》提供

曾兩度入圍金鐘獎兒童少年節目獎，並在2019年拿下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的《Kakudan時光機》，第三季延續過往主軸，以「式微文化」為主題，探索部落即將消逝的珍貴文化。透過耆老與年輕主持人的互動碰撞，抽象文化也在世代對話中變得更加鮮明立體。

升起柴燒大灶，鍋爐內翻滾的是太平洋海水。耆老手持鍋鏟不斷翻炒、撈去雜質，10幾個小時過去，海水蒸發，留下白皙立體的海鹽結晶。這個在東海岸部落幾近失傳的炒海鹽技藝，就在《Kakudan時光機》第三季節目中完整重現。

「Kakudan」是排灣族語，意指「文化歷史」。節目製作的靈感來自製作人拉儒亂恩樂高齡92歲的外婆，「我們是在跟時間賽跑！」恩樂說：「希望趁老人家還在時，趕緊跟他們學習。」

走遍全臺 探索式微文化

在第三季共8集的節目中，團隊幾乎跑遍全臺。像是到臺東縣長濱鄉阿美族部落記錄炒海鹽，還捕捉到耆老炒出難得一見的最高等級鹽花成品。「原來不是所有海水都可以用！耆老不會在下風處接水，還會在第五層浪花打上來才撈，這樣海水比較乾淨。」學習到前所未聞的部落知識，讓恩樂十分欣喜。

製作團隊也前進蘭嶼，介紹珍貴文物「銀盔」。以銀片製成的錐形大帽，是達悟族極其神聖的傳統物件，只有在特殊場合才會配戴。像是蘭嶼



《Kakudan時光機》團隊來到蘭嶼，主持人做上達悟族特有的拼板舟，體驗學習海洋文化。

男子在出生時，就會種下一棵樹苗，長大後用來造自己的拼板舟，當新船下水時，部落男子就會戴上銀盔出席。

而製作團隊在宜蘭縣南澳鄉碧候部落記錄「藤文化」時，更是驚險到恩樂一度想放棄拍攝。「藤」是部落裡的重要素材，是編之素材也可以煮食，但因為藤多生長在溪邊河谷的山壁上，取得不易，使得藤逐步式微。當時團隊在取材時，爬過一段段幾近90度的陡坡，過程中還有人不小心滑落至泥濘地上。因剛過雨季，溪水湍急又深及腰，耆老想教兩位青少年主持人如何辨識水紋，便走過溪水到對岸採藤，「耆老認為如果不實際走，這些孩子永遠學不到知識。」恩樂說道。

在耆老指點下，眾人細心觀察水勢。當浪花激起，代表底下有許多石頭，能放心邁開腳步；水面平靜無波，表示底下水流滾滾，

隨時會有暗流將人捲走。兩位主持人戰戰兢兢渡溪來回，「當他們從對岸走回來時，我一直在掉眼淚，跟他們說要加油。」恩樂回憶當時情景說道。

恩樂認為，這些珍貴畫面傳遞節目初衷，「在網路上，你找不到這些式微文化的資訊，在課堂上可能也學不到，但透過節目我們可以很細緻的呈現出來。」

全新主持人亮相 代表年輕人發聲

第三季節目大膽啟用兩位仍就讀高中的新主持人，分別是獲得及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的達悟男孩鍾家駿和泰雅男孩陳宇。恩樂表示，既然節目觀眾主打青少兒童，找同樣年齡層



上：達悟族的「銀盔」，是族人相當重要的傳家之寶，只有在特殊的活動場合才會配戴。



下：製作團隊不僅是向部落耆老學習傳統知識，他們同樣也將現代的流行文化帶回部落，讓長者體驗VR帶來的樂趣。

有銀盔。不用腳本刻意安排，他們在鏡頭前的反應全是真實流露。

其實這正是恩樂的用意，「文化式微就是因為年輕人不知道這個文化跟他們有什麼關係。但透過節目，他們也開始有自覺，每一次都會追問文化消失的原因，也希望透過節目影響更多年輕人。」恩樂表示，第二季節目播出後，網路點擊和分享成績都很亮眼，轉傳的幾乎都是年輕人，甚至還會傳訊息發問，「這表示我們真的有做到能引起大眾共鳴。」

文化不僅是單純的傳承，恩樂也希望與現代能有所連結。像是教受訪長輩用FB直播，向更多觀眾介紹海鹽，或是帶捕撈阿公去衝浪，甚至還讓蘭嶼阿公體驗VR遊戲。透過新舊碰撞，觀眾不僅學習傳統智慧，也看到文化在現代繼續傳承的可能。！❖



臺東縣豐濱鄉阿美族部落耆老教導撈水的技藝。

的主持人詮釋會更加貼切，「他們表達的，就是現在年輕人的疑問。為什麼文化會式微？從這兩個年輕人身上就會慢慢看到。」

比如拍攝炒海鹽時，主持人問耆老：「超市就有賣鹽巴，為什麼您還堅持傳承海鹽文化？」回到鍾家駿的蘭嶼家鄉拍攝時，鍾家駿說他的阿公跟爸爸都沒有做過拼板舟，他們家也沒

Kakudan時光機

每週四下午16:30播出。聚焦臺灣原住民族式微的文化，記錄逐漸失傳的傳統技藝，並以影像拼湊出先民們的生活記憶。希望喚起青年朋友們，對部落的關心以及族群文化的重視，讓祖先遺留的文化資產得以延續。



Qyawan

鏡頭記錄昔日的泰雅家鄉史

文／陳怡如 圖／小米影像工作室提供

說起武陵農場，你會想到什麼？除了絕美風景，這裡更是臺中環山部落泰雅族人的家鄉。紀錄片《Qyawan》用年輕一代的視角，從耆老的口述故事中，拼湊出昔日故鄉的點滴。



哈踳優豹帶著莎韻西孟認識過去在武陵的鄰居，眾人細述數十年前的往事仍歷歷在目，彷彿又回到過去的時光。



過去武陵農場鄰近溪旁因有7個家族，故將該溪命名為七家灣溪。

初春粉櫻、深秋楓紅，還有優游在七家灣溪中的櫻花鉤吻鮭，這些是武陵農場的標誌性景色。但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在60年前，這裡曾是環山部落泰雅族人的家鄉，因被迫遷移，至今只能一輩子遙想武陵。在紀錄片《Qyawan》中，泰雅族導演莎韻西孟以鏡頭呈現這段消失的家鄉史。

貫穿武陵農場的七家灣溪，泰雅族稱為「Qyawan」，意指平坦的鍋，從這個名字可以想見武陵農場的地理優勢。在周圍環繞3千公尺高山的險峻地勢中，這裡是難得的平坦

之地，加上鄰近溪水土地肥美，還有如桃花源般美麗的自然環境，泰雅族人在百年前便安居於此。

在日據時代，日本政府為便於管理，將鄰近的原住民集中到現今的環山部落，距離武陵只有10多分鐘車程。日本並未限制族人回到武陵，當時的族人在武陵仍有耕地和住家，大多數人常是兩地來回。

直到國民政府時期，為了安置開墾中

橫的榮民，政府看中武陵絕佳的地理位置，因而與泰雅族人協商，並承諾會給予補償；但實際上族人是被迫遷移，至今仍未得到應有的賠償。就這樣，在1959年族人離開生活一辈子的家，從此定居在環山部落。

遙想昔日美好的部落生活

隨著時間推移，如今擁有以前部落生活記憶的耆老們慢慢凋零，「現在大概剩不到5個。」曾任原住民族電視台記者，也曾負責公視紀錄片企劃的莎韻西孟，在8年前回到環山部落，開始拍攝家鄉故事。莎韻西孟用其擅長的影像創作，記錄耆老們的口述回憶，其中之一正是莎韻西孟高齡80歲的外公哈踴優豹。

紀錄片以哈踴優豹為第一人稱述說歷史，同時他也帶著莎韻西孟走訪過去住在七家灣溪的鄰居，追尋的過程，有趣味也有感傷。比如現在相當稀少的櫻花鉤吻鮭，以前數量多得驚人，還曾是泰雅族人的食物，「阿公小時候到溪裡玩時，鮭魚多到都會打到他們的腳！」莎韻西孟笑著說。



下：莎韻西孟不僅是回到家鄉拍攝紀錄片，也到國小帶著學生一起製作部落立體地圖，與孩子們一起學習、認識部落傳統領域以及土地的故事。

下：哈踴優豹到今日的苗圃果園，探訪昔日在武陵七家灣溪的鄰居兼玩伴。

當大夥玩到傍晚時，有人聽到爸爸在遠遠的山上吹口哨，小朋友就知道今天捕到獵物了。回到部落，眾人分食，吆喝鄰居一起享用，不分你我的分享文化，就是昔日單純且美好的部落生活。

在片中，當莎韻西孟問起阿公最想念以前的什麼？只見阿公沉思一會兒，才緩緩吐出「自由自在」4字。現在哈踴優豹只要看到武陵農場的照片，就會想起以前無拘無束的童年，看著過去的部落地圖，眼眶就紅了起來。

歷史不能遺忘 以影片替族人發聲

「這對族人來說，還是很傷痛的事，」莎韻西孟說：「在那片土地上有他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的記憶，曾經在你生命裡這麼有意義的事情，曾經在你生命裡它是一切，卻被硬生生奪去。」

莎韻西孟回想小時候，每次外公帶他去武陵農場都會到處比劃，介紹這裡以前是誰的家、那裡以前是大家遊玩的地方，「有時他講完就會一陣沉默，但我當時沒有放在心上。多年後我再回想，其實他很失落，因為那些土地是他以前的家，但現在只能憑空追憶過去的生活。」

對照現今政府給泰雅族人優惠，進入武陵農場可免付門票，更顯得諷刺，「這裡曾經是我的家，為什麼進來還要收費？」莎韻西孟感嘆的是，武陵農場裡有個文物館，講述過去老榮民辛苦的開墾史，「但卻隻字不提泰雅族是最先住在這個地方的人。」他沉沉地說：「文物館呈現的是政府的詮釋，泰雅族對土地跟生活的話語權卻被消音。我想要透過紀錄片找回真相、替族人發聲，我們應該要受到尊重，比如一個道歉。」

紀錄片尾聲，哈踴優豹看著黑板上的字句，緩緩唸出：「真正武陵人就是環山人，不是農場。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透過《Qyawan》，不僅拼湊出昔日族人們的生活樣貌，也喚起這段塵封的珍貴歷史。❖



源起PUK PUK 找回失落的傳統

文／涂心怡 圖／《源起PUK PUK》提供

相隔70多年，薄薄（Pukpuk）、吉寶竿（Cipawkan）與達拉讚（Taracan）三部落的年輕人決定攜手群聚，恢復Pukpuk部落傳統年祭Malalikid。原住民青年勒嘎·舒米透過攝影鏡頭，用影像真實記錄部落族人合力找回族群文化的過程。

早期是花蓮南勢阿美族的傳統大部落之一Pukpuk（薄薄社），歷經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執政，歷史的更迭與制度的變動，讓Pukpuk不再完整，並分割成薄薄、吉寶竿以及達拉讚三個部落。部落分崩離析，隨之而來的，是Pukpuk部落傳統年祭Malalikid就此埋藏在部落耆老的記憶中，不再於世能見。

2016年在吉寶竿頭目林明德的提議與號召下，各部落的青年們群聚一塊，期待能再次將彼此凝聚，重現祖靈曾經輝煌的Pukpuk傳統祭

儀。由勒嘎·舒米所執導的紀錄片《源起Puk Puk》忠實呈現這段復振傳統之旅。

在拍攝中尋出思維

「我很幸運可以躬逢其盛。」年輕的原住民青年導演勒嘎·舒米回憶：「原本我是要記錄部落的成年禮，無意間聽見部落正在討論這件事情，我想這個議題有更多面向可以深入探討，於是馬上更改拍攝主題。」

勒嘎·舒米坦言，這個決定來得突然，他沒有腳本、沒有企劃，只知道該拿起攝影機記錄一切，經過一



1	2	4
3		

圖1：舉辦聯合豐年祭需要眾人集思廣益，不僅形式與文化需要深入討論、講究細節，資金與人力等來源也要眾人共同商議對策。

圖2：在吉寶竿部落頭目的家，正在進行Mipuhpuh身體空間的除穢儀式。部落青年若有族群文化相關疑問，也會來到這裡請教頭目。

圖3：在達拉讀部落豐年祭大會會場，吉寶竿與薄薄青年會皆一同參與這場盛會，不僅是帶來祝福，也是彼此相互學習。

圖4：2017年10月7日，薄薄、吉寶竿與達拉讀三部落舉辦聯合豐年祭，透過部落青年會的努力，以及部落長輩的支持，成功再現源Pukpuk部落的傳統年祭Malalikid。

段時間的拍攝後，他才重新從影像中爬梳出主軸與重點。從籌備到影片製作完成，整整耗費1年半的時間，勒嘎·舒米更曾一度將剪輯好的初版影片捨棄再重新剪輯。

「第一版有很多我自己想傳達給觀眾的訊息跟想法，但剪輯完成後我又想，這是紀錄片該有的形式嗎？」2012年，剛服完兵役、也沒有人生目標的勒嘎·舒米，因為想替部落與家族留下痕跡，一頭栽入影片紀錄的領域。但身為拍攝者，在面對被攝者時，他坦言，影片的呈現、彼此之間的角色拿捏，常常令他糾結，該如何才能以客觀的立場呈現拍攝的事物？

「這部紀錄片是我的突破，我想嘗試看看。」歷經1個多月的猶豫與思索，勒嘎·舒米坐回剪輯台，將影片再度翻出並重新調整，勒嘎·舒米說：「最終的版本或許沒有很強烈的劇情，但是原汁原味呈現我拍到的各種聲音、環節，讓觀看的人自己評斷與解讀，而不是由我介入引導情緒。」

用影像記錄延緩文化消失

讓勒嘎·舒米決定忠於事件現況呈現，吉寶竿部落領袖林明德占有極大的份量。

「從我知道他身體有狀況到他離世，過程太快

了。」勒嘎·舒米認為，林明德始終是部落年輕人投入復振傳統年祭Malalikid的精神指標，「後來我跟他家人說，我想多著墨在這一區塊，他的家人甚至還謝謝我留下他生前致力於復興傳統年祭Malalikid的紀錄。」

對方的感謝，深深撞擊著勒嘎·舒米的心，也讓他如夢初醒，「對紀錄者而言，這就是一個作品，可是對被攝者來說，這件事情可能是他的一生、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環節，而身為過客的我們能替他們做些什麼？」

長年住在部落，深入了解文化底蘊，勒嘎·舒米始終明白，豐年祭是一場神聖的祭儀，透過舞蹈、歌唱，族人以音樂與身體律動向祖靈報平安。然而外界卻時常操作為觀光遊程的一部分，「無奈的是，一些從小就離開部落的年輕人，也以為這只是一場歡樂的慶典而已。」

「文化一定會消失。」勒嘎·舒米道出他深藏的想法。他認為，現在的傳統或許在千百年前的樣貌也並非是如此，因此他也從不感到絕望，「文化消失是必然，只是該如何減緩，不要發生得那麼快，或是防止變質成其他狀態，而我的方式就是透過影像記錄下來，讓文化得以繼續傳遞。」❖

Just Muni廣播站

深夜電台的溫馨約會

文／唐祖湘 圖／劉德媛

「平凡的生活，需要一點聲響，Just Muni，Muni all night……」寂靜深夜裡，收音機傳來輕快歌聲，搭配簡單吉他旋律，揭開《Just Muni廣播站》的序幕，用好聽的音樂與充實的原住民主題知識，陪伴夜貓族聽眾享受輕鬆自在的深夜時光。

半夜一點鐘您在做什麼呢？多數人已酣然進入夢鄉，但也有人還在為夢想打拚、為生活與學習奮鬥。Alian96.3在2019年中推出新節目《Just Muni廣播站》，每週一至五凌晨1至2點，在空中陪伴辛苦打拼的夜間朋友們。

多元題材在空中放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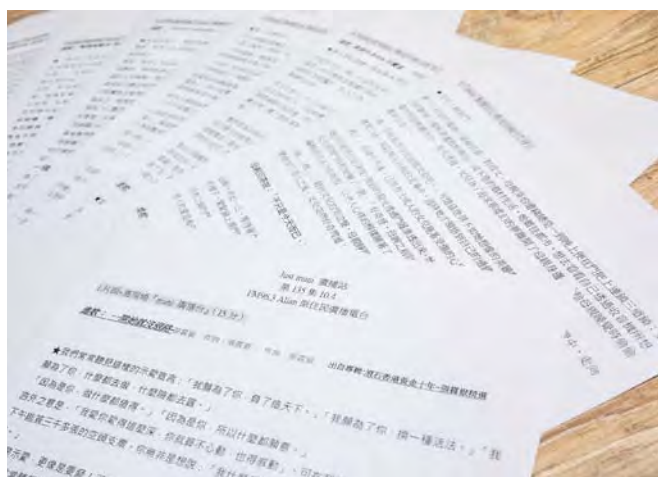
「Just Muni」為雙主持陣容，由鄒族歌手高蕾雅與阿美族紀錄片導演馬耀·喇外共同擔綱，從片頭曲到內容企劃皆由兩人一手包辦。短短1小時節目包含「Muni廣播台」、「Muni all Night」、「Muni點播台」3個主題單元，豐盛的「宵夜」內容，看得出兩人的用心與熱情。



馬耀·喇外（左）與高蕾雅（右）共同製作廣播節目，讓在深夜仍在辛勞的聽眾，也能享受原住民豐富的音樂與故事。



《Just Muni廣播站》為傳遞原住民族特有的知識，準備大量的資料是主持人必備的功課。



節目由「Muni廣播台」打頭陣，主要分享關於日常生活科普小知識，例如：開車時想睡覺該怎麼辦、今年蜂蜜歉收情況嚴重的原因、什麼是邊緣人格、五大應關注的負面情緒話語等等，兼具廣度與深度。高蕾雅笑說：「這個單元很像『村里長辦公處報告』，將實用的科普資訊傳播出去，希望對大家生活有所幫助。」

「Muni all Night」則環繞於原住民生活各種主題，舉凡衣食住行育樂、語言、歷史、藝術、文化……內容包羅萬象、題材多元，而且不限於臺灣本土，各國原住民族群均列入介紹。馬耀·喇外貼切形容：「類似原住民『Discovery』！」此單元占時30分鐘，份量最重，每週需要到圖書館花大量時間蒐羅與彙整資料。為求慎重，還會比對各方消息來源以確認正確性，做足功課才上陣，兩人直呼準備時非常燒腦，但相當值得。

最後一段「Muni點播台」則加入許多互動成分，開放聽眾在節目粉絲專頁點歌，再搭配一段境遇雷同的故事。有些故事來自聽眾分享，有些則是周遭朋友的經歷，透過充滿感性又帶點磁性的聲音娓娓道出，讓夜貓子有個心情的出口，深夜時分特別能夠引起共鳴。

發出聲響喚起了解

兩人在音樂和影像工作上有豐富經驗，主持廣播節目卻是頭一遭，明明資料準備厚厚一疊，

但當坐在麥克風前要發聲時，卻感覺手足無措。「剛開始，光是講Slogan都會打結。」回憶初期青澀表現，高蕾雅不禁哈哈大笑：「第二單元時間比較長，通常都是一人主講，另一人提問。起初經驗不夠，彼此還會對看，沒人講話，一片靜默無聲。」隨著節目進行一百多集，兩人已培養出不錯的默契。

馬耀·喇外認為，主持廣播節目完全是以聲音表達，難度頗高，對非科班出身者更是一大考驗，「如何把準備的資料簡單扼要抓出重點，要說得精彩，又不會讓聽眾覺得無聊，非常具有挑戰性，也是我要繼續加強的地方。」

令兩人欣慰的是，節目一路走來收到不少聽眾的反饋。高蕾雅說，曾經做過一集泰雅族與海南島有類似刺青文化的內容，結果朋友去海南島時，還特別在當地打聽，想更了解自身的原住民文化；也有夜間開車族的漢人粉絲跟馬耀·喇外致謝，表示聽節目收穫很多，不僅讓原住民產生認同，也讓非原住民能欣賞原住民族的文化。

「Muni」在鄒語中是「發出聲響」之意。高蕾雅說，目前內容都是單方面規劃，「希望聽眾也可以『發出聲響』，告訴我們聽節目的感受如何？還想知道哪方面訊息？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馬耀·喇外表示，主持後才發現原住民有那麼多精彩的面向，也驚覺再不注意就將要流失。他鼓勵喜歡原住民的人除了聽節目，也可以多和部落耆老聊聊，能夠激起對自身背景的理解，讓原住民文化、技藝、歷史源源不絕地傳承下去。❖

PULIMA
ART festival
藝 術 節

PULIMA
ART award

原住民族藝術的當代進行式

文／樂諾斯 圖／Pulima藝術節提供

2012年，原文會首創原住民當代藝術獎項「Pulima藝術獎」及藝術平台「Pulima藝術節」。至今，「Pulima」逐漸成為原文會的藝術品牌，且是引發思辨、刺激各方行動的原住民藝術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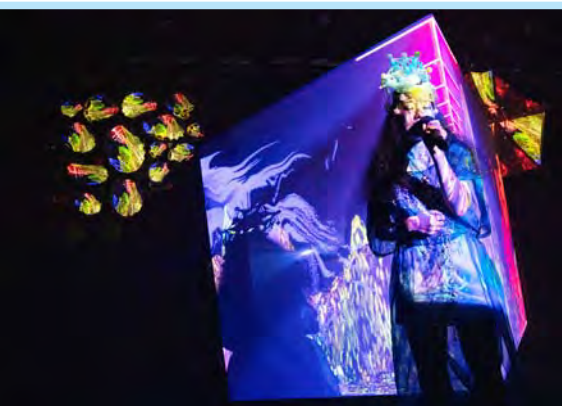


第四屆Pulima藝術獎得主合影。

人類的藝術源自於哪？臺灣原住民藝術真正的面貌又是什麼？這一切，得要從「手」開始談起。臺灣原住民族群普遍稱「手」為「lima」，排灣族社會對擅於刺繡、舞蹈、雕刻、蓋房，以及為部落解決疑難的人稱之為「Pulima」，意指為「很多手的人」，喻有「超凡的創造力」。

2012年，為促進原住民藝術之發展，原文會創辦Pulima藝術獎，這是國內第一

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獎項，聚焦於原住民藝術，期望透過不同的藝術展現，匯集原住民藝術的能量。Pulima藝術獎作為一種方法學，創辦之初反映著藝術場域的困乏，像是徵件規格不限題材與媒材，展現有別於當時官辦或民辦的原住民木雕、石雕或工藝競賽的侷限；此外，自90年代至千禧年後，仍在爭論何謂「原住民藝術」、「原住民藝術家」之際，Pulima藝術獎的徵選對象限定臺灣原住民身分，正式承認這群創作者在藝術場的特殊定位。Pulima藝術獎的設立，係緣於百年來原住民藝術發展困境，不僅與其他藝術獎項有所區別，更是企圖展現原住民藝術風貌之平台。



2019年舉辦的《Pulima表演新藝站》，以「奔放」為主題，自2018年Pulima藝術獎「表演創作徵件競賽」入選作品中選出3件，將作品完整製作、發表，展現潛力新人的創作魅力。由左至右依序為幽法《aynuko》、高旻辰《粉紅色》、朱克遠《semupu數》。（攝影：Ken Photography）

在設立獎項同時，2012年也創辦Pulima藝術節，展現Pulima藝術獎得獎成果，並邀請國內外文化藝術團體參展、演出，匯聚臺灣原住民藝術與創意之能量，引領社會大眾認識原住民文化價值，使原住民族優質豐富的文化深耕臺灣。

回應時代脈動的藝術平台

兩年一次的Pulima藝術獎及藝術節分別以競賽及節慶的形式呈現，執行團隊往往以「論述先行、形式在後」為理念，先拋開既有的框架，回顧、整理與探究近兩年原住民藝術場域的狀況，針對可能發展的脈動，討論觀察、提出策展論述，於當年度規劃契合藝術生產及藝術市場的活動內容，並爭取該屆籌備委員會的支持。

從每屆的命題論述，可以觀察到近年原住民藝術發展的脈絡，以及Pulima藝術獎與藝術節如何回應時代演變的路徑。2012年，Pulima藝術節主題為「信仰及其所創造的」，企圖開啟原住民藝術定義之論述機制，傳達「信仰」是原住民異於其他藝術型態的審美意識，即使歷經時代變遷，仍將流傳下去。

2014藝術節主題為「城市部落」，旨在發掘城市中被隱藏的原住民族力量，視角不僅置於都市中的原住民族，更延伸至擁有城市經驗的原住民族群，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自身文化。當年首次獨立運作的第二屆Pulima藝術獎，主題「為族群服務」，回應1950後中生代重視藝術為部落服務的精神遺產，回溯自日據至今的發展脈絡，瞭解原住民藝術如何承接歷史，直到突破歷史侷限而取得獨立的場域。

2016 Pulima藝術節與第三屆Pulima藝術獎共同定名主題為「o loma no adingo 靈魂的所在」，回應2015年發生

的中青世代交替現象，新一代創作者也開始回溯母體文化，以彰顯創作的獨特性。當屆首次辦理新秀競賽、表演國際共製等，連結全球原住民藝文環境與議題，將提升Pulima藝術節為國際原住民藝文平台的層次。

2018 Pulima藝術節與第四屆Pulima藝術獎主題為「Micawor翻動」，意味原住民藝術家肩負保存傳統文化的使命，同時透過藝術批判性與社會對話，甚至擴增原住民主體性。該年首次辦理節中節，邀請澳洲原住民藝術節Yirramboi辦理主題週，透過跨節串連，創造世界原住民交流的平台。

Pulima的精神——與時俱進

撒古流·巴瓦瓦隆曾說：「勇敢的反映當下，當一個Pulima，而不是一個藝術家。」這句話意味著Pulima的精神在於不斷地與時俱進，解決當代的問題，就像是日據時代的前輩藝術家，打破家族師徒傳習的體制，啟發更多的創作者。

原文會將Pulima定位為「臺灣唯一體現原住民主體精神及當代藝術風貌之平台」，便是與時代共同邁進，不僅發掘及培育藝術人才，建構Pulima為展現實力與潛力的舞台，往後將持續引發大眾對原住民藝術之興趣，培養審美意識，更要重視藝術平權與正義，發揮藝術展示教育之健全功能。❖



TITV 16 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表

(2019/12/01~12/31)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保有節目異動權利，當週詳細節目表，請上官網查詢。

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00:00	1900新聞						
01:00	Malu su好健康診所	ui! 輕鬆講		ui! 輕鬆講		Kai試英雄	kardreseng 把家蓋起來
02:00	Ita・看世界／ 'a'iyalaeho：開會了	大家說族語總複習（族）		Ita・看世界／ 'a'iyalaeho：開會了 （族）	大家說族語總複習（族）		部落大小聲
03:00	1200新聞（族）						
04:00	1900新聞（族）						
05:00	wawasena（族）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06:00	大家說族語（族）						
	isa isa動次動【首】						
07:00	1200新聞（族）					0700新聞【首】	
08:00	1900新聞（族）					1200新聞（族）	
09:00	戲劇	跟著dapin去旅行	ui! 輕鬆講			1900新聞（族）	
10:00		十年有成－微電影	大家說族語總複習 （族）	wawasena 走進那道光	紀錄	wawasena vuvu您很會	我，存在－原住 民影像紀錄
11:00	1100新聞【首】					1100新聞【首】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12:00	1200新聞【首】（族）						
13:00	原力biyax	ui! 輕鬆講			媽Mami呀！	一起ray ray	部落大小聲
14:00	Kai試英雄		紀錄	跟著dapin去旅行	我，存在-原住民 影像紀錄	Kakudan時光機	Kakudan時光機
15:00	部落大小聲	Ita・看世界／ 'a'iyalaeho：開會了	原觀點	LIMA新聞世界	原觀點	0700新聞（族）	
16:00		我，存在-原住民影 像紀錄	原力biyax	Kiratam預備起	樹人大冒險	Tahu生火吧	
	vuvu您很會			Kakudan時光機		Kiratam預備起	樹人大冒險
17:00	pito,pitju,mpitu’7個為什麼（族）					原力biyax	吹過島嶼的歌
	isa isa動次動						
18:00	1800新聞【首】					1800新聞【首】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19:00	1900新聞【首】（族）						
20:00	ui! 輕鬆講			Kai試英雄	原力biyax	部落大小聲 【首】	跟著dapin去旅行
21:00	戲劇	我，存在－原住民 影像紀錄	學生短片	原觀點【首】	LiMA新聞世界 【首】	戲劇	'a'iyalaeho：開會了 （族）／Ita・看世界 【首】
22:00			一起ray ray	吹過島嶼的歌	跟著dapin去旅行		祭得seranagwan
23:00	1800新聞					1800新聞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Alian 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節目表

(2019/12/01~12/31)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保有節目異動權利，播出節目以實際播出為準，請參考原住民族廣播電台官網。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00:00	今夜最night聽	聽見心在唱歌		嘎來來夜未眠		深夜部落DJ	
01:00	Just Muni廣播站					音樂不夜城	
02:00	音樂不夜城						
06:00	九十要有你（重播）					部落集會所	音樂不夜城
07:00	母語整點新聞					開口說達悟	A-NA蘭嶼
	早安！Alian						
08:00	Misaniyaro’ 部落生活旅行					生命的樂章	
09:00	Pa’icelen 出力						
10:00	華語整點新聞						
	嘎巴！輕鬆Bar					大小山貓howa 伊呀呼	
						聽見幸福來敲門	
12:00	華語整點新聞						
	勞工新樂園					青春娜魯灣	
13:00	Tupa我們的麥克風					senasenay唱歌吧	
14:00	母語整點新聞					原來好好聽	
	法律我最懂	太平洋的風					
15:00	原氣Mapolong					ariari豐部落	
16:00	華語整點新聞						
	下課趣哪裡					米呼米尚	
	Makapahay音樂教室						
17:00	Lima同學會					高雄原民會提供之節目「原來是這YA」	
18:00	華語整點新聞						
	耳朵借我	原聲探索	音樂真抒情			Alian Live Show	
good night semnai							
20:00	母語整點新聞					敬天敬地敬萬物	音樂不夜城
	深谷的回音	Alian理財學院					
21:00	九十要有你						
22:00	搖滾阿瑪迪斯	Alian的獨立世代		武勇音樂聊天室			豐・音樂
23:00	原青想怎樣	原來好Young			原生生你今天驕傲了嗎		海嘯K老歌



信用卡捐款

線上捐款：
<https://donation.ipcf.org.tw>



郵政劃撥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50135113



銀行匯款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2360 0122 4871
銀行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ATM轉帳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2360 0122 4871
銀行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現金捐款

親送或現金袋郵寄本會：
1157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20號5樓



支票捐款

親送或掛號郵寄
本會：
11573 台北市南港區
重陽路120號5樓



捐款專線
(02)2788-1600

客服信箱
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Sponsorship

電視節目贊助

分享文化的溫度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勵，持續揮灑這份小而美的力量，來匯集更多人的熱情與使命，共同為台灣這塊土地，綻放出多采的文化面貌！

贊助辦法



搜尋原文會捐款網站
donation.ipcf.org.tw



點選節目贊助-贊助洽詢



填寫聯絡資料
與欲贊助標的及金額



本會審查



於節目贊助-節目贊助要點頁面
下載與簽訂「贊助同意書」



專人協助贊助露出

贊助說明

1. 可選擇贊助「特定節目之製作經費」或「節目時段之播出費」。
2. 以現金贊助為主，若實物或勞務贊助者，則折算市價後，視同金錢之贊助。

回饋方式

1. 節目播送結束時播出贊助聲明。(註明贊助者名稱、識別標誌或感謝文字)
2. 贊助逾10萬元，加贈《原視界》廣告1頁。(每20萬元再贈1頁，每月最多2頁為限)

贊助查詢



原文會節目贊助

洽詢電話：02-27881600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Indigenous Cultural Foundation
原住民族電視台 &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Taiwan Indigenous TV & Taiwan Indigenous Radio

採集部落裡的故事，
作為啟發創意的能量，
透過影像、文字與設計的調和，
分享關於生活、土地、文化的美好。

Gathering tribal tales and stories as the basis
and energy for our creativity, and through
images, words and creative design, we share
the beaut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lives, land and culture.

原事 / IPCF GOODS / 好牛物

/ 探索你的部落故事 /

YAHOO!
超級商城

博客來

IPCFgoods 原事好物



全台寄售點 /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秋月的店・台北當代藝術館・十三行博物館
和平島公園・五南文化廣場・台灣e店
南天書局・允晨文化

IPCF 原事
GOODS 好物



TITV 16
Alian 96.3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Foundation
原住民族電視台 &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Taiwan Indigenous TV & FM96.3 Alien Radio



ISSN 2313-111-X



9 772313 111001